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词条选译（二）^{*}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项目组 译

按语：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了使读者了解有关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我们特整理编辑本课题组已译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中的相关词条，作为课题阶段性成果，分三批陆续刊登，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印度伊朗诸语言（Индо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Т. Я. 叶利扎连科娃（Т. Я. Елизаренкова）；译者：李侠，黑龙江大学]

又称雅利安诸语言，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参见**印欧诸语言**），分为**印度诸语言**和**伊朗诸语言**，其成员还包括**达尔德诸语言**和**努里斯坦诸语言**。使用人口总数 8.5 亿。印度伊朗诸语言是因存在印度伊朗语言共同体而形成的一个发生学概念，印度伊朗语言共同体存在于分解成独立语支之前，它保留了一系列共同的属于印欧语时代的古旧词。共同体的核心很可能在南俄草原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可以通过乌克兰的考古发现、与芬兰—乌戈尔诸语的接触痕迹（接触地点很可能发生在里海以北）、塔夫里亚和北部黑海沿岸的雅利安语地名和水体名称遗迹加以证实]，在共存于中亚及其毗邻地区的时期继续得到发展。

历史比较语法为这些语言构拟了共同的初始音位系统和词汇系统、共同的形态系统和构词系统，甚至共同的句法特征。比如，印度、伊朗诸语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印欧语中的 *ē, *ō, *ā 和印度伊朗诸语中的 ā 相同，印欧语中的 *ə 在印度、伊朗诸语中体现为 i，印欧语中的 *s 置于 i、u、r、k 之后过渡为 š-类形的音素；形态方面原则上形成一套同样的名词变格系统、一系列特殊的动词构成方式等。共同的词汇系统包括表达印度、伊朗的文化（首先是神话领域）、宗教、社会规章、物质文化事物的核心概念名称，能够证明印度、伊朗共同体确实存在的那些名词。雅利安（*arya-）这个共同民族自称语出现在广袤土地上许许多多伊朗和印度的民族语词中（现代伊朗国名就产生自该词形式）。《梨俱吠陀》和《阿维斯陀》是年代十分久远的印度和伊朗的古文献，这两部著作中那些最古老的部分十分相近，可看作同一初始文本的两个变体。雅利安人的多次持续迁移导致印度伊朗语族一分为二，两者各自独立始于现代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踏入印度西北部时。至今仍保留着自公元前 1500 年较早一波移民潮时期的语言痕迹——小亚细亚和西亚语言中的雅利安词汇（诸神、帝王、达官的姓

^{*} 本栏目刊登的选译词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担，项目首席专家张家骅，译者和审校者均为项目组成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词条选译（二）”的审校者为许高渝、高枝青、张家骅。

名,养马行业语),也就是所谓的米坦尼雅利安语[属于印度语支,但无法完全用吠陀语解释]。

印度—雅利安语支较之伊朗语支在许多方面显得更加守旧,它们较好地保留下来一些印欧语和印度伊朗语时代的古旧成分;相反,伊朗语支却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语音方面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辅音系统中:清塞音擦音化、辅音丧失送气特征、s 变为 h。形态方面,复杂的名词和动词(主要在古波斯语中)古词尾聚合体发生简化。

古印度诸语言体现为维达语、梵语以及一定数量的米坦尼雅利安语词汇;中古印度语有巴利语、普拉克里特诸语、阿帕卜朗沙诸方言;新印度—雅利安语分为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奥里雅语、阿萨姆语、信德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马尔代夫语、吉卜赛语(茨冈语)等。

古伊朗语有阿维斯陀语、古波斯语(阿契美尼德铭文语言),也体现在以希腊语转写的西徐亚语和米堤亚语的个别单词上(以判断这些语言的若干语音特点)。中古伊朗语包括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帕提亚语(旧译安息语)、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塞语(方言)、巴克特里亚语(主要指苏尔赫·科塔勒铭文语言)。新伊朗语有波斯语、塔吉克语、普什图语(阿富汗语)、奥塞梯语、库尔德语、俾路支语、吉兰语、马赞德兰语、塔特语、塔雷什语、帕拉奇语、奥尔穆尔语、雅格诺布语、蒙古语、伊德加语、帕米尔诸语言(舒格南语、鲁尚语、巴尔坦语、奥罗绍尔语、萨雷科尔语、亚兹古列姆语、伊什卡希姆语、瓦罕语)等。

现代印度伊朗诸语言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北部若干地区)、土耳其(东部若干地区)、塔吉克斯坦、高加索等地。它们以一系列共同的发展倾向为特点,这些发展倾向证明,两支语言在类型学上是共同的。名词和动词几乎完全丧失了古代的屈折形式。取代多格词尾变化系统的是,在名词聚合体中形成了借助虚词(后置词或前置词)表达的直接格形式和间接格形式的对立(仅存在于伊朗诸语言中),即用分析性手段来表达语法意义。有一些语言(东部类型的印度语,伊朗语中的奥塞梯语、俾路支语、吉兰语、马赞德兰语)在这些分析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黏着性格屈折系统。在动词的形式系统中,表达体、时意义的复合分析结构、分析被动结构和分析构词结构十分普遍。有许多语言形成了新的综合性紧缩动词形式,其中的分析结构虚词获得了词素地位(在印度诸语言,首先是东部类型的诸语言中,这一发展过程不止于此,而伊朗诸语则仅在一些活语言的口语中才能观察到)。新印度伊朗诸语言的句法特点表现在词序趋向于固定上,其中很多语言有向作格结构各种变体形式发展的趋势。在两个语支的各现代语言中,音位发展的共同趋向是,元音丧失音量特征对立的音位学地位、词的节奏(ритм)结构(长短音节的排列顺序)意义加强、词的力重音属性不显著,句调有特殊的作用。

达尔德诸语言是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一个特殊性质的过渡语支。学者们对其地位没有达成共识,R. B. 肖、S. 科诺夫、G. A. 格里尔森(在早期著作中)将达尔德诸语视为伊朗诸语的基础,指出了它们与帕米尔诸语的特殊相近关系。G. 摩根斯蒂纳则将它们总体归入印度诸语,持相同看法的学者还有 R. L. 特纳。格列尔森(在晚期著作中)和 Д. И. 埃德尔曼认为,达尔德诸语言是处于印度—雅利安诸语言和伊朗诸语言的中间地位一个独立语支。达尔德诸语就其诸多特点而言,可以纳入中亚**语言联盟**。

Эдельман Д.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осточно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Фонология, М., 1986.

另参见下列词条的参考文献:印度(雅利安)诸语言、伊朗诸语言、达尔德诸语言、努里斯坦诸语言。研究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的文章除普通语言学期刊(参见语言学期刊词条)外,还刊登在许多国家的专门杂志上:

«Indische Bibliothek»(Bonn, 1820—1930),

«Indische Studien»(B. — Lpz., 1850—1998),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Lpz., 1922—1936),

«Indo-Iranian Journal»(The Hague, 1957—),

«Indologica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Sanskrit» (Delhi, 1972—),

«Studia Iranica» (P., 1972—),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Reinbek, ФПИ, 1975—).

E.A. 赫利姆斯基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印度诸语言 (Инди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Т. Я. 叶利扎连科娃 (Т. Я. Елизаренкова); 译者: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

又称印度雅利安诸语言 (индоарийские языки), 由发生学上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的语族, 它们起源于古印度语, 并同达尔德诸语言和伊朗诸语言一起源于印度伊朗语共同体。属印欧语系 (参见**印度伊朗诸语言**、**印欧诸语言**)。印度 (又称印度—雅利安) 诸语言分布于印度北部和中部 (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阿萨姆语、信德语等)、巴基斯坦 (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孟加拉 (孟加拉语)、斯里兰卡 (僧伽罗语, 分布在斯里兰卡岛的南部)、马尔代夫共和国 (马尔代夫语) 和尼泊尔 (尼泊尔语); 此外, 茨冈语和帕里亚语 (塔吉克斯坦吉萨尔谷地方言) 也属于印度诸语言。使用人口总数 10 亿左右。印度诸语言西部和西北部同伊朗诸语言 (俾路支语、普什图语) 和达尔德诸语言通用区交界, 北部和东北部与藏、喜马拉雅诸语言区接壤, 东部与一系列藏缅语言和孟—高棉语言区毗邻, 南部与达罗毗荼诸语言 (泰卢固语、普什图语) 区连接。在印度通用印度诸语言的大片区域中夹杂着其他一些谱系的语言岛 (扞达、孟—高棉、达罗毗荼等诸语言分布区)。

印度诸语言发展的最古老阶段是维达语 (一种祭祀语言; 据推测, 该语言从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使用) 和具有若干文学语言变体的梵语 (史诗梵语出现于公元前 3—2 公元前世纪, 碑铭梵语使用于公元纪元开始的最初几个世纪, 古典梵语的繁荣时期是公元 4—5 世纪)。据考证, 在小亚细亚和西亚出土文献的所谓米坦尼雅利安语中有印度—雅利安语 (自公元前 15 世纪) 的单词 (诸神名、帝王姓名、养马行业语), 这些词属于与维达语不同的方言。

古印度语语音—音位层面的特点是: 有多种类形的塞噪送气辅音音位和卷舌音位 (这些音位虽经历变化但一直保存至今); 单元音在任何类型的音节中都有长/短的音位对立关系, 词既可以以元音结尾, 又可以以辅音结尾; 词中部有数量众多的辅音组合。词根和后缀中的元音音质交替系统是古印度语的形态基础, 语言中有发达的综合构造。语法意义依靠种类繁多的名词词干与词尾系列不同的动词组合起来表达。名词有 8 个格、3 种数, 动词有 3 个人称、3 种数、6—7 种时态、4—6 种式、3 种语态。动词聚合体由数 10 个人称词尾形式构成。构词法能产的是前缀法和后缀法, 而且一系列后缀要求一定层级的词根元音交替。词的形态结构极其清晰。句法的特点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动词谓语位于句末, 定语前置, 词序自由。

印度诸语言在发展的中古阶段, 有数量众多的语言和方言,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临近中叶时, 这些语言和方言先是使用于口头形式中, 然后也用于书面形式。其中最古旧的是巴利语 (一种讲述佛教法规的语言), 其后为**普拉克里特诸语** (铭文普拉克里特语更加古旧) 和阿帕卜朗沙诸方言 (临近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时由普拉克里特诸语发展而来, 是形成新印度诸语之前的中间环节)。与古印度语相比, 印度诸语言中古阶段的语音—音位层面的特点是, 辅音组合有严格限制, 词不以辅音结尾, 元音间的塞音发生改变, 出现鼻化元音音位, 词的节奏规律性强化 (元音只在开音节中才有长/短的对立)。由于这些语音变化, 词的词素结构丧失了明晰性, 元音的音质形态音位交替系统逐渐消失, 词尾的区分功能削弱。形态方面出现的趋势是, 变格类型统一化, 名词变格与代词变格混合, 格范畴聚合体大幅度简化, 出现后置词类型的虚词系统, 动词范畴系列整体消失, 人称形式的使用范围缩小 (自普拉克里特诸语开始, 只有形动词才能用来行使动词过去时人称形式的功能)。句法上出现一系列补充限

制，致使句子结构进一步标准化。

印度诸语言发展的新印度语阶段开始于 10 世纪之后。在这一阶段，印度诸语言包括近 20 个大语种和数量众多的方言（方言间的差异常常十分显著）。现代印度诸语言的分类是 19 世纪 80 年代由 A. F. R. 赫恩勒提出，20 世纪 20 年代经 G. A. 格里尔森在语言学上加工完善的。分类的基础是区分具有一系列共同特点的“外围”（边缘）诸语言和没有这些特征的“内部”诸语言（拟通过这种划分反映出雅利安各部落从西北部到印度的早期和晚近时期的不同迁移浪潮）。“外部”诸语言可分为西北次语支[拉亨达（兰达语）语、信德语]、南部次语支（马拉提语）和东部次语支（奥利雅语、比哈尔语、孟加拉语、阿萨姆语）。“内部”诸语言分为两个次支：中央次语支（西印地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比尔语、坎德什语、拉贾斯坦语）和帕哈尔次语支（东帕哈尔——尼泊尔语、中帕哈尔语、西帕哈尔语）。东印地语为过渡次语支。印度语言学家更经常遵循的是 S. K. 查特吉的分类。查特吉不区分“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而强调毗邻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根据这一分类（实质上与格里尔森的分类并不矛盾），现代印度诸语言分为北、中、东、南 4 个次语支。其中，茨冈语处于特殊的地位，它与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各语言之间有一系列共同特点。印度境外的印度诸语言（不同国家的茨冈语、塔吉克斯坦的帕里亚语（方言）、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马尔代夫共和国的马尔代夫语）受外语系统的影响很大。

现代的印度诸语言有一系列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普拉克里特诸语固有发展趋势的延续相关，也是语际接触的缘故，语言接触导致形形色色语言联盟的形成。这些语言的音位系统共有 30 到 50 甚至更多个音位（音位的数量从西北向东南按语言通用区域逐渐递减）。共同印度语音位模式的总体特点是存在送气辅音列和卷舌辅音列。辅音音位系统最普遍的模式为 5 组，每组由 4 个对立的辅音音位构成：k/g, kh/gh; c/j, ch/jh; t/d, th/dh; t/d, th/dh, p/b, ph/bh（印地语、奥利雅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马拉提语、信德语均如此，但马拉提语、信德语此外还增加若干辅音，马拉提语增加若干塞擦音、信德语增加若干内破音）。旁遮普语的辅音对立模式中每组对立辅音不是 4 个，而是 3 个（k/g/kh 等，像达尔德诸语那样）；僧伽罗语和马尔代夫语的辅音对立模式中，每组由两个辅音构成（k/g 等，如泰米尔语）；阿萨姆语辅音对立模式每组也由 4 个辅音构成，但没有卷舌音组和腭音组。浊辅音是否送气的对立关系在许多现代印度语中，被看作是处于固有特征与超音质特征的跨界现象（在旁遮普语、兰达语、西帕哈里语和东孟加拉语的方言中，这种对立关系是超音质声调对立关系）。在大多数现代印度语（马拉提语、僧伽罗语和马尔代夫语除外）中，元音中有/无鼻音特征的对立具有音位意义，长/短特征对立不具有音位意义（僧伽罗语和马尔代夫语除外）。总体而言，现代印度诸语言词首不出现辅音音位组合。

在形态领域，现代印度诸语言经历一连串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丧失古老的屈折形式系统——构成分析性形式系统——在分析性形式系统基础上构建新的黏着性形式系统或者综合性形式系统，新系统较之古老系统表示的意义范围相对狭窄。Г. А. 佐格拉夫依据对现代印度诸语言形态体系的类型学研究，把它们分为“西部”和“东部”两种类型。“西部”类型语言的语法意义由屈折标记和分析标记表达，后者衍生于前者之上，构成 2 层级或 3 层级的构形标志（如名词间接词干 + 初始或派生后置词；形动词或动名词与初始或派生辅助动词的组合）。在“东部”类型中，语法意义主要通过黏着标志表达，黏着标志之上有可能再增生分析性标志，如名词中词干（= 直接格）+ 有定或复数词缀 + 格词缀 + 后置词；动词中为词干 [= 词根] + 时间词缀 + 人称词缀。“西部”类型有性的语法范畴，通常包括两种性，3 种性的情况较少（如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但“东部”类型没有性的语法范畴。“西部”类型语言的形容词分为两个亚类：可变形形容词和不变形容词，“东部”语言的形容词永远不变化。

现代印度诸语言的句法特点是，动词相对于与其联系的词位置固定（居句末），广泛使

用虚词（“西部”类型语言为后置词，“东部”类型为特殊助词）。“西部”语言中形成作格句式或各种作格形变体句式，但这些句式不是“东部”语言的特点。

现代印度诸语言的词汇系统通常区分为固有词、借词和地方词。固有词（*tadbhava* ‘源于此’，即源自梵语的词）是非外来词的基本核心，通过普拉克里特诸语阶段发展成现代状态；借词（*tatsama* ‘类似于此’，即类似于梵语的词）专指借自梵语的词；地方词（*deśi* ‘地方的’）没有梵语词源，是古印度语阶段的方言词和从印度的非雅利安诸语言引入的借词。外部借词有阿拉伯词、波斯词、英语词等。

在现代印度诸语言区域的不同地方，都会在共同的语言模式上添加一些地方特征。东部印度诸语言和西部分割得更加细碎的许多语言，暂且统称之为西印度语群，两者之间在所有层面上都明显地呈对立关系。语言联盟的共同特点把一些印度语同达罗毗荼诸语结合在一起：如将僧伽罗语与泰米尔语、马拉提语与坎纳达语结合在一起。信德语、旁遮普语、帕哈里语与“喜马拉雅”语言联盟的语言，尤其是达尔德诸语言和西藏诸语言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印度诸语言使用的字母系统很多，这些字母系统历史上都可溯源于婆罗米文字（天城体文字、古尔穆基文字等；参见**印度文字**）。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语言（乌尔都语、信德语、兰达语）使用阿拉伯—波斯文字形式。关于印度诸语言的研究情况，参见**印度学**。

Зораф Г. А., Языки Индии, Пакистана, Цейлона и Непала, М., 1960.

Его же,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новых индоари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6.

Елизаренкова Т. 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и индоари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4.

Языки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т. 1, Индоарий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76.

Чаттерджи С. К., Введение в индоари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77.

Beames J.,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modern Aryan languages of India: to wit, Hindi, Panjabi, Sindhi, Gujarati, Marathi, Oriya and Bangali, v. 1—3, L., 1872—1879.

Hoernle R.,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Gaudian languages, L., 1880.

Grierson G. A.,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 1—11, Calcutta, 1903—1928.

Bailey T. G., Studies in North Indian languages, L., 1938.

Bloch J., Indo-Aryan from the Vedas to modern times, P., 1965.

Turner R. L.,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L., 1962—1969.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印地语（Хинди）

〔作者：Г. А. 佐格拉夫（Г. А. Зораф）；译者：孙淑芳，黑龙江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系印度官方语言和印度的主要标准语之一。分布于北方邦、中央邦、哈里亚纳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喜马偕尔邦及德里中央直辖区境内，使用人口超过两亿。印地语的方言分为两群：西印地方言群（哈里波利、哈里亚尼、布拉什、卡纳乌吉和本德利等方言）和东印地方言群（阿瓦德、巴格赫利和切蒂斯格尔等方言），两者在结构上有所区别。更广义一些的印地语概念还延及相邻的方言群和语言群：比哈尔语言群（博杰普尔语或称方言、迈蒂利语、马加希语）、拉贾斯坦语（马尔瓦尔语、拉贾斯坦梅瓦尔方言群、拉贾斯坦马尔瓦方言群）以及帕哈尔语群（库毛尼语、加尔瓦利语、喜马偕尔语等）。

无论从地理的角度，还是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印地语在各近亲语言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与位于较西部的那些语言相比，印地语较少古老的屈折形式，但同时，黏着现象也不像东部语言（孟加拉语等）那样发达。音位系统的特点是，元音的长度及其鼻化特征有区分意义的功能；辅音与大多数印度—雅利安语言中的辅音一样，按照 5 个基本部位分列，塞音以清/浊、不送气/送气的特征呈对立关系。形态方面，印地语有丰富的分析性形式，分别由名词借助后置词（初始后置词或称“简单后置词”和派生后置词或称“复合后置词”）、动词借

助动词（表达基本时、式意义的初始助动词和表达行为方式等意义的派生助动词）构成。句法的特点是，当谓语用及物动词完成体形式表达时，句子使用作格结构。与乌尔都语不同，印地语大量使用梵语的词汇和构词手段。

现代印地标准语自 19 世纪初，以哈里波利（印度斯坦）方言为基础形成（此前的标准语是用布拉什方言和阿瓦德方言创作的诗歌语言）。B. 赫里谢金德尔（1850—1985）被认为是现代印地语散文的创始人。以哈里波利方言为基础的印地语诗歌语言自 19 世纪末逐渐形成。印地语使用天城体文字（参见**印度文字**）。

Гуру К., Грамматика хинди, пер. с хинди, ч. 1—2. М., 1957—1962.

Катенина Т. Е., Язык хинди, М., 1960.

Чернышев В. А., Диалекты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хинди, М., 1969.

Kellogg S. H., A grammar of the Hindi language, L., 1938.

Рус.-хинди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В. М. Бескровного, М., 1957.

Хинди-рус. словарь, т. 1—2. под ред. В. М. Бескровного, М., 1972.

Mānak hindīkos. Khand 1—5, Prayāg, 1962—1966.

Hindī śabasāgar, Bhāg 1—11, Vārānasī, 1965—197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旁遮普语（Панджаби）

[作者：Г. А. 佐格拉夫（Г. А. Зограф）；译者：惠秀梅，黑龙江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印度旁遮普邦的官方语言，也通用于巴基斯坦的同名省（旁遮普省）。使用人口总数约7000万，其中印度约2000万，巴基斯坦约5000万。旁遮普语（或称东旁遮普语）包括马季西诸方言（其中，马季西方言是旁遮普标准语的基础）和孤立的多格里方言。与旁遮普语构成依附关系的是各种西旁遮普语言和方言（使用者超过1000万），在语言学著作中它们被总称为专门的拉亨达语（兰达语）；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概念未被接受，现在在巴基斯坦，与旁遮普语并列的是西莱基语和欣德科语。在构造上旁遮普语与**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相近，西莱基语与**信德语**相近。旁遮普语最重要的结构特点是有辨义功能的声调，随着声调的产生，浊送气音位消失。旁遮普语文学创作可追溯至12—13世纪，但只是在锡克教普及过程中（16世纪初）才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现代标准旁遮普语形成于临近19世纪末时，在印度它受到印地语的影响，在巴基斯坦则受到乌尔都语的影响。旁遮普语在印度使用锡克教徒16世纪创造的专门的果鲁穆奇文字，在巴基斯坦使用乌尔都文字（参见**印度文字**）。

Толстая Н. И., Язык пенджаби, М., 1960.

Смирнов Ю. А., Язык лэнди, М., 1970.

Его же, Грамматика языка панджаб, М., 1976.

Gill H. S., Gleason H. A., A reference grammar of Punjabi, Patiala, 1969.

Shackle S., The Siraiki language of Central Pakistan, L., 1976.

Панджаб.-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1.

Ануфриев Ф. Ф., Рус.-панджаб. словарь, М., 1979.

Panjābī kos. Jild 1—4. Patialā. 1955—197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阿萨姆语（Ассамский язык）

[作者：Г. А. 佐格拉夫（Г. А. Зограф）；译者：王晓阳，吉林大学]

又称奥霍米亚语，印度诸语言之一，印度阿萨姆邦的官方语言。通用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使用人口 1270 万。阿萨姆语接近于**孟加拉语**，和后者区别在于，音位系统中没有卷舌塞音（它们和齿音音位合而为一）和中舌塞擦音（转化为啞音，固有啞音转化为 h 和 x）；

在形态方面，动词分析性形式系统简化，如丧失体的形式对立。可以划分出东部方言（标准语的基础）和西部方言，以及受孟加拉语影响的孤立的马扬方言（曼尼普尔邦）。开始使用阿萨姆语进行诗歌创作的时间，可上溯至 14 世纪；自 17 世纪出现散文纪事体裁。现代标准语规范自 19 世纪末期开始形成。阿萨姆语使用孟加拉语文字（参见**印度文字**），并补充了两个字母。

Бабакаев В. Д., Ассам. язык, М., 1961.

Его же, Очерки морфологич. структуры ассам. языка, М., 1980.

Kakati B., Assamese,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Gauhati, 1941.

Chandrakanta abhidhan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the Assamese language), Guwahati, 196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马拉提语（Маратхи）

[作者：Г. А. 佐格拉夫（Г. А. Зограф）；译者：蔡辉，北京外国语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属南部次语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官方语言，印度主要标准语之一。使用人口 5800 万。分 3 个方言群：德什方言群（居中心地位，是标准语的基础）、标准孔坎尼方言群（沿海地带）以及东部方言群。孔坎尼方言与马拉提语紧密关联（在果阿邦有 150 万人使用），常被视为独立的语言。

马拉提语的特点为：元音的音长和鼻音化特征丧失音位功能（只保留在个别方言中）；出现与中舌塞擦音相对的前舌塞擦音；保留中性形态；名词保留了综合变格形式的全部系列，词形变化的类型多样；动词的人称形式和非变位形式呈多样性；区分两类变位法；广泛使用无人称动词短语。根据传统诗歌语言文献，马拉提语的历史可上溯至 13 世纪。现代标准语规范的形成过程始于 19 世纪初。马拉提语使用天城体文字（当地称为巴尔博赫字）和莫迪草体（参见**印度文字**）。

Катенина Т. Е., Язык маратхи, М., 1963.

Её же, 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языка маратхи, М., 1963.

Bloch J., La formation de la langue maratthe, P., 1920.

Master A., A grammar of old Marathi, Oxf., 1964.

Bhide V. V., Sarasvatī çabdakoç, Bhāg 1—2, Puñe, 1969—197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梵语（Санскрит）

[作者：В. Н. 托波罗夫（В. Н. Топоров）；译者：谢昆，西安外国语大学]

古印度诸主要语言之一[参见**印度诸语言**]

在古印度各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从公元前第一千年起开始在印度北部通用。在古代，与吠陀语及后来成为普拉克里特诸语起源的其他一些古印度方言呈对立关系。梵语很早就被确立为标准语，享有特殊的威望（梵语被人们称为“神语”），以严格规范划一的语法系统而与众不同。梵语名称本身 saṃ-skṛta 有‘汇集’、‘合成’之义，是一种达到了形式上完美高度的语言。

语音方面的特点是有 3 个单纯元音(a, e, o)，其中 a 居中心地位，有 2 个滑音(i, u)和 2 个成节流音(l, r)，辅音系统量多面广，序列严整，由 5 组辅音（唇音、齿音、卷舌音、后舌辅音及腭音）组成，系统内部清辅音与浊辅音，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对立。韵律的重要特征是自由重音，声调受重音制约，元音分长短。词与词、语素与语素在语流中的接合规则（**连音变读**）多种多样。形态音位学的核心现象体现在词根和后缀中 3 个层级的元音交替上。

形态系统的特点表现在，名词有 7 个格（和呼格的形式）、3 种性形式和 3 种数形式，动词有很发达的时、式系统以及专门的派生变位类型。句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的性质

和梵语的种类（参见下文）。一端是以动词类别及其丰富词尾形式为导向的句法系统，另一端是占据优势的名词类别（复合词极多，它们有时由多个成分构成，这些成分实际上相当于整个语段甚至句子）；动词作用降低；时和式具有分析性形式等。词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同义词丰富，有不少源于达罗毗荼语和南亚诸语言的借词。

梵语分为不同几类：史诗梵语（《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使用的语言，较古旧，规则强制程度略低），古典梵语（用若干古印度语语法规则的严格划一的语言，用于写作较晚期文本），佛教混合梵语和耆那教梵语（写作佛教、耆那教文本的中古印度语，受到梵语的深刻影响）；有时还分出维达梵语——受到梵语极大影响的写作晚期维达文本的语言。

用梵语撰写了数量庞大的宗教、哲学、法律、学术著作，文学创作得到特别的发展。在印度，梵语被作为人文科学和祭祀语言使用，在婆罗门学者的狭窄范围内，梵语也作为口语使用。梵语及梵语文化影响了比邻的区域（东南亚及中亚，试比较深度梵语化的古爪哇卡维语），自 18 世纪末叶起，影响扩及到欧洲和美洲，梵语的发现与研究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端联系了起来。

在天城体文字尚未作为主要的标准文字而占据优势地位之前，书写梵语文本曾使用过不同类型的婆罗米文字字母系统（试比较佉卢文字、贵霜王朝文字、笈多王朝文字、那加利文字等，参见**印度文字**）。梵语研究始于 2500 年前（帕尼尼及其先驱者，参见**印度语言学传统**，**印度学**）。

Кнауэр Ф. И., Учебник санскр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Лейпциг, 1908.

Бюлер Г.,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элементарному курсу санскр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Стокгольм, 1923.

Иванов В. В., Топоров В. Н., Санскрит, М., 1960.

Кочергина В. А., Санскрит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78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очерка санскрита» А. А. Зализняка.

Barrou T., Санскрит, М., 1976.

Böhtlingk O., Sanskrit-Wörterbuch, Bd 1—7, St.-Petersburg, 1855—1875.

Mayrhofer M.,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d 1—4, Hdlb., 1953—1979.

Renou L., Grammaire sanskrite, t. 1—2, P., 1930.

Его же, Histoire de la langue sanskrite, Lyon — P., [1956].

Wackernagel J., Debrunner A., Altindische Grammatik, Bd 1—3, G.öt., 1930—1957.

Edgerton F.,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t. 1—2, New Haven, 1953.

Whitney W. D., A Sanskrit grammar, 2 ed., Camb. (Mass.), 196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乌尔都语（Урду）

[作者：Г. А. 佐格拉夫 (Г. А. Зограф)；译者：王晓阳，吉林大学]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与英语并列），印度的主要标准语之一。在发生学和结构上，乌尔都语是印地语的一种变体。乌尔都语没有成片通用的地区：巴基斯坦主要在城市中使用（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伊斯兰堡等），在印度是少数信仰穆斯林宗教人口的基本语言（主要在北方邦、比哈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印度使用乌尔都语的人口约 3000 万，巴基斯坦约 1500 万。乌尔都语的方言基础是德里地区的各种地方话，通常统称之为“哈里波利”方言。在这些地方话的基础上，13—16 世纪形成了印度斯坦话，这种民间口语形式成为族际交往语言，在印度斯坦（现在的北方邦）和旁遮普的大城市以及商道上通用，也渗透到德干高原的各中心地区（过去的海得拉巴公国）。在 16—18 世纪期间形成了印度斯坦话的标准语变体——雷克塔话（后来演变为乌尔都语），雷克塔话受波斯语影响较大，从波斯语、以及通过波斯语借入了大量外来词。现代乌尔都标准语的主要特征是

19 世纪初在德里和勒克瑙等城市形成的。乌尔都语与印地语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词汇以及与其相关的语音、形态和句法方面（词序更加自由）的过渡性特征上。印度的乌尔都语表现出与印地语趋同的倾向。乌尔都语使用波斯文字形式，增补了 3 个新的符号。

Зорграф Г. А., Хиндустани на рубеже XVIII и XIX вв., М., 1961.

Дымшиц З. М., Язык урду, М., 1962.

Platts J. T., A grammar of the Hindūstānī or Urdū language, L., [1920].

Рус. -урду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Зоэ Ансари и Л. М. Померанцева, М., 1959.

Урду-рус.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Зоэ Ансари, М., 1964.

Platts J. T., A dictionary of Urdū, classical Hindī and English, [Moskow, 1959].

Khawājā ‘Abdu’l-Majīd. Jāmi ‘u’l-lughāt, Lāhaur, [s. a.].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尼泊尔语 (Непа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Г. А. 佐格拉夫 (Г. А. Зорграф); 译者: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使用人口总数 910 万, 印度毗邻地区 (尼泊尔 125 万移民中) 和不丹也通用该语。尼泊尔语就构造而言处于印地诸语言与东印度—雅利安诸语言 (参见孟加拉语) 之间的过渡地位, 其特点是长元音、性范畴消失, 在各种各样分析性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次生 (黏着性) 词形变化系统。区分为中央 (加德满都谷地) 方言、西部方言、东部方言和山地方言等方言变体。口语受相邻的藏缅诸语言 (首先是尼瓦尔语) 的影响。标准语在加德满都地方话的基础上形成; 书面语保留了一些源自口语的使用形式。尼泊尔语现代文学创作始于 19 世纪。文字使用天城体 (参见印度文字)。

Королев Н. И., Язык непали. М., 1965.

Clark T. W., Introduction to Nepali, Camb., 1963.

Matthews D., A course in Nepali, L., 1984.

Непальско-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8.

Королев Н. И., Кудрявцев Б. В., Рус.-непаль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75.

Turner R. L., A comparative and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pali language, L., 193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孟加拉语 (Бенга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Г. А. 佐格拉夫 (Г. А. Зорграф); 译者: 孙淑芳, 黑龙江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 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官方语言。孟加拉使用该语言的人口为 9700 万, 印度为 6900 万。

孟加拉语有 2 个主要方言群: 西部方言群 (以讷伯德维普地区方言为主) 和东部方言群 (以达卡地区方言为主); 此外, 还有孤立的吉大港方言。孟加拉语和相邻的奥里亚语、阿萨姆语一起被列入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的东部次语支, 这些语言共同的结构特点是: 元音长度特征的音位属性丧失; 动词词根在词变时发生元音和谐类型的音位交替; 名词和动词的分析形式紧缩, 并在此基础上构成黏着词缀系统; 语法性范畴消失; 动词的数范畴消失, 代之以礼貌等级; 名词做谓语时, 现在时系词通常省略; 无作格结构。

标准语有 2 种语体: “古典” 语体 (萨都语), 以西部方言为基础, 拥有古旧结构; “口语” 语体 (加利特语), 兼有现代西部方言和加尔各答地方话的特点。“古典” 语体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广泛使用于科学文献、官方文件领域, 也用于部分新闻媒体中。20 世纪后半叶, “口语” 语体成为标准语的主要形式。古代书面文献始自 10—12 世纪, 根据这些古文献, 孟加拉语历史可划分为古孟加拉语、中古孟加拉语 (自 14 世纪起) 和现代孟加拉语 (自 18 世纪末起) 3 个时期。孟加拉语使用自己的原创文字 (参见印度文字)。

- Быкова Е. М., Бенг. язык, М., 1966.
- Чижикова К. Л.,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абот по бенг. яз-знанию, М., 1974.
- Ray P. S., Hai M. A., Ray L., Bengali language handbook, [Wash], 1966.
- Učida N., Der Bengali-Dialekt von Chittagong, Wiesbaden, 1970.
- Chatterji S. 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ngali language, 2 ed., pt 1—3, Calcutta—L., 1970—1975.
- Бенг.-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57.
- Рус.-бенг словарь, М., 1966.
- Bandyopādhyāy H., Bangīya ṣabdakos, Khand 1—2, Niu Dillī, 196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僧伽罗语 (Синга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В. Н. 托波罗夫 (В. Н. Топоров); 译者 陈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印度诸语言之一, 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使用人口 1180 万, 起源于僧伽罗的**普拉克里特语**。僧伽罗语的标准语和口语之间有实质性的差别。在语音方面, 所有元音都有音量的对立, 呈元音和谐趋势, 有半鼻辅音 (通常是在与清辅音组合的情况下)、卷舌辅音、送气辅音 (口语中消失)。形态结构有明显的黏着化成分和新的屈折形式; 名词有发达的变格系统, 但形容词却没有性、数、格范畴; 名词有有定范畴。标准语中动词的特点是有人称、数、性 (共性和阴性)、时间、式以及物性/非及物性的范畴, 而且元音音位交替有重要意义。句法以总体上词序固定为特点 (谓语在句末, 主语在谓语之前, 宾语直接位于谓语之前, 处所、时间状语居句首)。口语中常用名词句。词汇中有许多源自梵语、达罗毗荼语 (首先是泰米尔语)、欧洲诸语言 (首先是英语及葡萄牙语)、马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

现代僧伽罗语使用南印度格兰塔文字的一种变体。僧伽罗语最古老的文献是始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岩石铭文, 这些铭文和佛教传入相关联, 用古僧伽罗普拉克里特语书写。古僧伽罗语 (4—5 至 8 世纪) 和中古僧伽罗语 (8 世纪至 13 世纪中叶) 时期的文字遗存并不多。13 世纪僧伽罗语经典语法问世, 开启古典文学的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构建的标准僧伽罗语形式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僧伽罗标准语新的形式在鲜活的口语基础上建立起来。

- Выхудолев В. В., Сингальский язык, М., 1964 (лит.).
- Его же, Сингаль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т. 1, М., 1976.
- Gunasekera A. M.,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Sinhalese language, Colombo, 1891.
- Geiger W., Literatur und Sprache der Singhalesen, Strassburg, 1900.
- Его же, A grammar of the Sinhalese language, Colombo, 1938.
- Matzel K., Einführung in die Singhalesische Sprache, Wiesbaden, 1966.
- Gair J. W., Colloquial Sinhalese clause structures, The Hague—P., 197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马尔代夫语 (Мальдив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Л. И. 库利科夫 (Л. И. Куликов); 译者: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又称迪维希语, 印度诸语言之一。分布于马尔代夫群岛和印度, 主要是印度的米尼科伊岛 (属拉克代夫群岛, 即拉科沙群岛)。使用人口总数约 20 万, 是马尔代夫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马尔代夫标准语的基础是所谓的马累规范语, 马累规范语是中、北马尔代夫环礁上使用的变体很少的基本方言。南环礁上通用的一些马尔代夫语方言与**僧伽罗语**相似之处较多, 可至少划分为两群。米尼科伊岛使用一种专门的马尔代夫方言, 即米尼科伊方言。马尔代夫语

与僧伽罗语十分接近（有时被视作后者的方言），两者与其他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的共同区别在于：无送气音和鼻元音，存在**元音变化**现象等。马尔代夫语与僧伽罗语的区别则体现在只有 a 发生元音变化（a/e），齿龈音 l 与卷舌音 ʃ 相对立。古印度语腭辅音（僧伽罗语 s, d 和 t）的变体在马尔代夫语中重合为同一音位 s/h。马尔代夫语有别于僧伽罗语和其他印度—雅利安语的形态特征是：单数复数都有有定/无定范畴，不仅体现在单数形式中，而且体现在复数中；存在以 -akī 标记的着重格；命令式否定形式的特点是有“禁止行为尚未开始/已经开始”的语法范畴，如 nuhadāti ‘别做，别开始做’ / nuhadā ‘别做，别继续做了’。

早在 10 世纪前，当人们从斯里兰卡岛移居马尔代夫群岛时，马尔代夫语即已同僧伽罗语分离；据另外的一些推测（M. 德·席尔瓦），移居群岛发生在公元前 5—公元前 4 世纪前后，与移居斯里兰卡同一时期。马尔代夫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僧伽罗语、阿拉伯语（12 世纪接受伊斯兰教后）和欧洲诸语言（葡萄牙语、英语，自 16 世纪起）的影响。马尔代夫语用于学校教学、书刊出版。马尔代夫—阿拉伯语和马尔代夫—英语的双语现象很普遍。

12 世纪一些十分古老的文字遗存将现已不再使用的埃维拉阿库鲁文字保留了下来，这种文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为迪维希阿库鲁文字。埃维拉阿库鲁文字显然起源于 10—12 世纪的僧伽罗文字。现代马尔代夫语使用自己的**塔纳**文字（加布里塔纳文字），后者的形成受到阿拉伯文字影响，于 17 世纪前后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Geiger W., Maldivische Stidoen, 1. 3.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und der 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onig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unch., 1900—1902.

Geiger W., Maldivische Studien, 2.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Bd 55, Lpz., 1901.

De Silva M. W. 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Maldivia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70. Oxf., 1971.

Reynolds C. H. B., Linguistic strands in the Maldives. в кн.: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change in South Asia. Leiden, 1978.

Maloney C., People of the Maldive Islands. Bombay-Madras-Calcutta, 1980 (лит.).

Geiger W., Etymological vocabulary of the Maldivian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 190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波斯语（Персидский язык）

[作者：B. B. 莫什卡洛（B. B. Мошкало）；译者：谢昆，西安外国语大学]

又称法尔西语（旧称帕尔西语），伊朗诸语言之一（属西南次语支）。分布于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和族际交际语，使用人口 230 万）、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阿联酋以及原苏联外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部亚洲地区（所谓伊朗族群地区）。

波斯语方言众多，其中的德黑兰方言是主导方言，研究得最深入，是形成现代波斯语口语形式的主要来源之一。现代伊朗诸语言中与波斯语最相近的是塔吉克语和达里语（法尔西—喀布尔语），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波斯诸语与塔吉克语、达里语最大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元音系统和动词系统上。

波斯语有 6 个元音音位 i, e, ä, ä̃, o, u 和两个二合元音音位 ou, ei。辅音系统共计 22 个音位。形态系统以分析性为特点，没有格和性的语法范畴。名词有数范畴、有定/无定范畴（后置不定冠词 -ī）。动词的特点是有人称、时、态、式的范畴。所有动词按照统一的类型变位，结构上区分为简单动词和复合动词。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使用被领属语附加成分结构（参见**受定语附加成分**）、前置词、后置词 -rā 和固定词序体现。谓语始终置于句末，主语一

般置句首，被限定语置定语前。口语中可能出现倒装词序。受定语附加成分结构是一种限定语联系类型：带联系标记-e 的被限定语居前，随后是表示性质或者领属关系的定语：mard-e j äwan ‘年轻的男人’，pul-e ped ä ‘父亲的钱’等。词汇系统的核心由伊朗语固有词构成，也有很多源于阿拉伯语（占总词汇量的 50%）、土耳其语、法语、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借词。

波斯语具有悠久的文字历史，用该语言书写的文献很丰富。最早的一批古文献产生于 9 世纪上半叶。文字以阿拉伯字母体系为基础（参见**阿拉伯文字**），增补若干符号表示阿拉伯语没有的音素。

Залеман К. Г., Жуковский В. А., Крат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овоперсид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б, 1890.

Рубинчик Ю.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сидский язык, М., 1960.

Пейсиков Л. С., Вопросы синтаксиса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59.

Его же,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5.

Ефимов В. А., Расторгуева В. С., Шарова Е. Н., Персидский, таджикский, дари, в кн.: Основы иран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Ново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западная группа, прикаспий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82.

Lambton A. K. S., Persian grammar, Camb., 1953.

Lazard G., Grammaire du persan contemporain, P., 1957.

Персид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 Б. В. Миллер, 2 изд., М., 1953.

Персид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Ю. А. Рубинчика, 2 изд., т. 1—2, М., 1983.

Восканян Г. А., Русско-персид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普什图语（Пушту）

〔作者：А. Л. 格吕恩贝格（А. Л. Грюнберг）；译者：惠秀梅，黑龙江大学〕

又称阿富汗语、帕什托语，伊朗诸语言之一（属东伊朗语次语支）。分布于阿富汗（包括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加兹尼、霍斯特地区，以及喀布尔和法拉省）、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俾路支、迪尔、斯瓦特、巴焦尔、白沙瓦）。使用人口总数 2460 万人，其中，阿富汗 950 万，巴基斯坦 1500 万。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两种主要标准语之一（另一种为达里语）。

数量众多的地区方言和部族方言组成两个方言群：东部方言群或称白沙瓦—贾拉拉巴德方言群，西部方言群或称坎大哈方言群。有人另区分出南部方言群（该群包括阿富汗帕克蒂亚省的方言）。

与近亲语言帕米尔诸语言相比，普什图语的特点是广泛使用卷舌辅音（t, d, n, r）；在形态领域，屈折形式（其中包括内部屈折形式）十分普遍，主要是在名词中，但部分动词中也有；动词有表达体语法范畴的分支系统；广泛使用动词客体变位的作格结构。

普什图标准语以两个方言群为基础。虽然在阿富汗还同时使用文字传统历史更加悠久、内容更加丰富的达里语，但普什图标准语仍在这种特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过去普什图标准语规范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很少在官方文件和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使用，但现在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语言规范领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出版详解词典、双语词典，以及研究词汇、语法形式标准用法的专门著作；术语系统的建构工作也开展起来。

普什图语使用阿拉伯语字母系统，增补了一些专门字母来表示卷舌辅音 t, d, r, š/ħ, ž/ȳ 和塞擦音 c, ʒ，以及若干专门表示二合元音的字母变体形式。关于 16 世纪之前普什图语文献信息的可靠性，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自 16 世纪开始的文字传统至今未曾间断。

Бертелье Е. Э., Строй языка пушту, Л., 1936.

Дворянков Н. А., Язык пушту, М., 1960.

Лебедев К. А., Грамматика языка пушту, М., 1970.

Грюнберг А. Л., 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афг. языка (пашто), Л., 1987.

Зудин П. Б., Рус.-афг. словарь, М., 1963.

Асланов М. Г., Афг.-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6.

Лебедев К. А., Яцевич Л. С., Калинина З. М., Рус.-пушту словарь, 2 изд., М., 198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达里语 (Дари)

[作者: Л. Н. 基谢廖娃 (Л. Н. Киселёва); 译者: 黄东晶, 黑龙江大学]

又称法尔西—喀布尔语、喀布尔—波斯语。伊朗诸语言之一 (属西南语支), 阿富汗语两个主要标准语之一 (另一个为普什图语), 使用人口总数约 400 万。区分为两个方言群: 赫拉特、哈扎拉贾特、卢格尔和加德兹等地的地方话, 与伊朗东北部的方言类似; 巴达赫尚、潘杰希尔、科希斯坦、喀布尔区等地的地方话, 与接壤的塔吉克语一些方言相近。还有些方言是非原住民 (与蒙古族可能有血统关系的哈扎拉人和半游牧的艾马克人部落群) 改用达里语后形成的。标准语以喀布尔方言 (喀布尔语) 为基础。

达里语与波斯语和塔吉克语十分接近, 它们有共同的起源, 都可上溯至塔吉克—波斯语古典文学语言 (或所谓的古典达里语)。塔吉克—波斯语古典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书面文学传统 (9—16 世纪古典文学包括鲁达基、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奥马尔·海亚姆、贾米的作品)。从历史上看, 现今的阿富汗连同中部亚洲以及印度西北地区都曾属于新波斯语分布的东方区域, 该区域的语言较之在伊朗形成的标准语具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 因而达里语与现代波斯语有所区别, 但和塔吉克语却十分接近。达里语与波斯语的区别表现在, 元音系统中有长元音 ô 和 ê 以及双元音 ai, aw, 动词时体形式系统更加复杂, 在词汇组成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差异。

达里标准语在封建时代的阿富汗是社会上层的语言, 脱离民间口语。1919 年阿富汗独立后, 特别是 1978 年四月革命后, 随着民主化趋势的加强, 标准语逐渐拓展了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和功能, 与民间口语接近起来, 开始在双语 (达里语和普什图语) 条件下行使自己的功能。文学创作不断发展, 主要期刊发行和大众传媒手段均采用双语方式。

Негхат Саиди М.-Н.,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дари, Кабул, 1969 (на языке дари) .

Киселёва Л. Н., Очерки по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языка дари, М., 1973.

Её же,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а дар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в кн.: Социол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М., 1975.

Фархади Раван,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фарс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74.

Киселёва Л. Н., Миколайчик В. И., Дари-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78.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库尔德语 (Курд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Ч. Х. 巴卡耶夫 (Ч. Х. Бакаев); 译者: 李勤, 上海外国语大学]

伊朗诸语言之一 (属西北次语支), 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原苏联, 是伊拉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与阿拉伯语并列)。使用人口 2000 万, 其中原苏联有 9.7 万 (根据 1979 年普查)。主要的地域方言是库尔曼吉方言和索拉尼方言。标准语有两种变体。原苏联的库尔德标准语以库尔曼吉地域方言为基础, 伊拉克库尔德标准语的基础是索拉尼地域方言。

库尔曼吉地域方言有 9 个元音音位和 30 个辅音音位: 简单辅音 п, е, к, ч 和送气辅音 п', е', к', ч' 对立, 单颤音 р 和长颤音 р' 对立, 下咽辅音 h 和上咽辅音 h' 对立, 简单辅音 ə 和

阿拉伯语辅音‘ayn[ʕ]化的ə’对立。重音为力重音，通常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名词有性范畴（阳性和阴性）、格范畴（直接格、间接格和呼格）、数范畴（单数和复数）。有冠词（定冠词和无定冠词）。被领属语附加成分结构发达。动词有主体和客体两种变位法（后者只用于及物动词的过去时）。有6个时间形式：现在时、将来时、过去时、过去持续时、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使役式用动词 да‘给’和行为名词的组合方式表达。在现在时词干构成的形式里复数人称在形式上没有区别。态的意义通过描写方式表达。

索拉尼地域方言没有 в 音位，‘ayn [ʕ]化辅音不影响后面的元音发音。简单辅音和送气辅音的对立不很显著。有些地方话（包括苏莱曼尼亚地方话）性范畴已消失，另一些地方话性的形式标记有统一的趋势。标准语和一些地方话没有格范畴。

最早的以阿拉伯文字形式为基础的书面文献形成于11世纪。1921年起，原苏联库尔德语有了以亚美尼亚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29年起改为以拉丁文字形式为基础，自1946年又改成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伊拉克库尔德语的文字以阿拉伯文字形式为基础。

Соколов В. С., Очерки по фонетике иран. языков, т. 1, М.-Л., 1953.

Курдоев К. К., грамматика курд. языка, М.-Л., 1957.

Цукерман И. И., Очерки курд. грамматики, М., 1962.

Бакаев Ч. Х., Язык курдов СССР, М., 1973.

Mac Kenzie D. N., Kurdish dialect studies, v. 1-2, L., 1961—196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西斯拉夫诸语言（Запад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2002年版增补词条）

〔作者：С. С. 斯科尔维特（С. С. Скорвид）；译者：李侠，黑龙江大学〕

斯拉夫诸语言的一个语支，包括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卢日支语（有两种标准语形式：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波兰语（和卡舒布语），还包括已消亡的拉贝河沿岸语，分布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分布于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上、下卢日支地区）。部分使用西斯拉夫诸语言的人口分布在与上述各国毗邻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南斯拉夫、法国），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使用人口总数超过6000万。

西斯拉夫诸语言从10世纪开始在西斯拉夫各部族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西斯拉夫人生活在东起维斯瓦河流域、西达易北河（拉贝河），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流域的广阔区域。这些方言与东斯拉夫、南斯拉夫诸方言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一系列可上溯至原始斯拉夫语时期的特征：1）保留辅音组 tl, dl, 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l 相对应，如波兰语 plótl, szydło, 上卢日支语 pletl, šídlo, 捷克语 pletl, šídlo, 斯洛伐克语 plietol, šidlo（俄语 плел‘编织’，шило‘锥子’）；2）在所谓第二和第三颚化位置上出现辅音 š<ch, 对应于其他方言的 s, 如波兰语 szary, wszak, 上卢日支语 šěry, wšak, 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 šerý, však（俄语 серый‘灰色的’，всякий‘任何’）；3）在第二和第三颚化位置上保留辅音组 kv, gv (hv), 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cv, zv (dzv) 对应，如波兰语 kwiat, gwiazda, 上卢日支语 kwět, hwězda, 捷克语 květ, hvězda, 斯洛伐克语 kvet, hviezda（俄语 цвет‘颜色’，звезда‘星星’）；4）在原始斯拉夫语前元音前的辅音组*tj, *kt 位置上出现啞音 c, 在*dj 的位置上出现 dz (或 z), 它们与其他方言的唏音或另外一些语音变体对应，如波兰语 świeca, noc, miedza, 上卢日支语 swěca, nóc, mjeza, 捷克语 svěce, noc, meze, 斯洛伐克语 svieca, noc, medza（试比较俄语 свеча‘蜡烛’，ночь‘夜晚’，межа‘地界’）；5）原始斯拉夫语词素接口处的音组“唇辅音 + j”位置上，唇辅音后没有 l（波兰卡舒布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如波兰语 ziemia, kupiony（但波兰语的 kropla‘一滴’和卡舒布方言 Korablewo 之类地名例外），上卢日支语 zemja, kupjeny, 捷克语 země, koupěny, 斯洛伐克语 zem, kúpeny（俄语 земля

‘土地’，купленный ‘买来的’); 6) 在原始斯拉夫语新锐重音位置上保留长元音或(非普遍地)延长短元音，如捷克语 *král*, *kůň*，斯洛伐克语 *kráľ*, *kôň*，波兰语 *król*，上卢日支语带有长元音 *ó* (由 *ō* 转化而来)的 *kón* (俄语 *король* ‘国王’，*конь* ‘马’)。根据原始斯拉夫语时期或原始斯拉夫语解体后不久形成的一些特点，西斯拉夫诸语言内部可区分出列克提克次语支(东列克提克波兰语、西列克提克卡舒布语及拉贝河沿岸语)和与之构成对立关系的塞尔维亚卢日支语，或约定性地划分出来的不包括卢日支语的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1) 原始斯拉夫语 **tort*, **tert*, **tolt*, **telt* 类型的音组，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中演变成与南斯拉夫语相同的 *trat*, *trět*, *tlat*, *tlět* (试比较：捷克语 *vrata*, *zlato*, *brěh*, *mlí*，斯洛伐克语 *vrata*, *zlato*, *breh*, *mliet*)，而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演变成 *trot* (在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中分别为 *tart*, *tort*)，*tret*, *tlot*, *tlet* (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为 *tlot*) [试比较：波兰语 *wrota* 和卡舒布语 *warta*，波兰语的 *zloto*, *brzeg*, *mleć* 和卡舒布语的 *młoc*，上卢日支语的 *wrota*, *zloto*, *brjǫh* (e 一方面在硬辅音前演变为 o，另一方面在新闭音节中延长)，*mlěć* (e 在新锐音节中延长为 ě) (俄语对应词为 *ворота* ‘大门’，*золото* ‘黄金’，*берег* ‘岸边’，*молоть* ‘磨碎’)]；2) 原始斯拉夫语中的 **ě* (ѣ) 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为 *ě*，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短音节中变为 *e*，长音节中变为二合元音 *ie*，而后变为捷克语的长元音 *í* (试比较：上卢日支语 *džělic* [ž’ě’lić])，捷克语 *dělit* [d’elit]，*díl*，斯洛伐克语 *delit*，*diel*)，在列克提克次语支中演变为低元音 *ä*，硬前舌辅音前变成 *a*，其他情况下变成 *e* (试比较 *dzielić*, *dział*)；俄语对应词为 *делить* ‘分割’；3) 原始斯拉夫语的 **ǫ*, **ę* 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成 *u* 和 *ä* 以及后来的各种各样变体 (试比较：斯洛伐克语 *ruka*, *mäso*, *täžký*, *viac*，捷克语 *ruka*, *maso*, *těžký*, *více*，上卢日支语 *ruka*, *mjaso*, *ćežki*, *wjace*，下卢日支语的 *měso* [m’e’so] 等)，而在列克提克次语支中，鼻元音以变体形式存在下来 [试比较：波兰语 *ręka* (但 *rączka*)，*ciężki* (但 *cięża*)，*więcej*，卡舒布语 *wicy* (j)，其中非硬前舌音前的 *i* 由 *i<ę* 而来]；俄语对应词为 *рука* ‘手臂’，*мясо* ‘肉’，*тяжкий* ‘重的’，俄罗斯教堂斯拉夫语 *вяще. ä>’a*, *e>’o*, *ę>’q* 等的演变以及硬前舌辅音前 *’r>’r* 和 *’l>’l* 的演变，在列克提克次语支的各语言中表现不尽相同，这被称之为列克提克语的元音变化 (перегласовка) (后两种演变也是塞尔维亚卢日支语的特点)：试比较：波兰语 *marwy*, *welna*，上卢日支语 *mor* (t) *wy*, *wołna*，下卢日支语 *humarły*, *wałma* (俄语对应词为 *мертвый* ‘死的’，方言词 *волна* ‘兽毛’)。在捷克—斯洛伐克次语支中，含有许多所谓的南斯拉夫语词的斯洛伐克中部诸方言 (有时包括标准语在一起) 情况特殊：斯洛伐克方言词 *šilo* ‘锥子’ 失去音组 *dl*；在第二颚化位置上的 *ch* 演变为 *s*，如 *strecha* ‘屋顶’/单数处所格 *na strese*；斯洛伐克标准语 *mních* ‘修道士’/复数称名格 *mníši* (试比较：捷克语 *na střeše*, *mniši*)，*rát*, *laket* 包含源自原始斯拉夫语 **ort-*, **olt-* 的音组 *rat-*, *lat-*，这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 (就像东斯拉夫语那样) 是 *rot-*, *lot-* (试比较：捷克语 *růst*, *loket*，其中的 *ů* 来自 *ō*，波兰语 *wzrost*, *łokieć*，俄语 *рост* ‘生长’，*локоть* ‘臂肘’)。在通行捷克语的地区，各种捷克方言因一系列古老语言现象而有别于摩拉维亚语 (和其他西斯拉夫语)，但有时候却与上卢日支语相同，试比较捷克语中古锐重音位置上的长元音化结果 *kravá* 和上卢日支语 *kruwa* (u<o)，与此相反，摩拉维亚语和斯洛伐克语 *krava*、下卢日支语和波兰语 *krowa* (俄语对应词为 *корова* ‘母牛’) 具有短音性质。

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历史上，在发生分化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共同化的过程，这些变化时常不很均衡，有时涉及整个语支，有时只是语支某个局部的特点。在语音学和重音学方面：1) 原始斯拉夫语的多音调自由重音被动态重音所取代 (除拉贝河沿岸语和北卡舒布诸方言外)，固定在词或节律语段的第一音节上 (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分布的大部分区域，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南卡舒布语和一些南波兰语方言中) 或倒数第二音节上 (波兰语分布的大部分区域、北摩拉维亚捷克语和东斯洛伐克语方言中)；2) 由于元音间 *j* 消失造成的元音紧

缩[试比较：波兰语、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 pas, 捷克和斯洛伐克语 pás (‘俄语 пояс 腰带’), 捷克语 bá se, báživý, 斯洛伐克语 bá'sa, bojazlivý, 波兰语 bać się, bojaźliwy, 上卢日支语 bojeć so, 下卢日支语 bojaś se (‘俄语 бояться 害怕, боязливый 胆怯的’), 捷克语 přítel, 斯洛伐克语 priateľ, 上卢日支语 přěcel, 波兰语 przyjaciel, 下卢日支语 pśijašel (‘俄语 приятель 朋友’)]; 3) 除中部斯洛伐克、上卢日支和拉贝河沿岸方言外, 强弱化元音 ъ 和 ѣ 一律演变为 e, 试比较捷克语 den, ven, 波兰语 dzień, wen (‘白天’, ‘往外’), 但斯洛伐克语 deň (再如 kotol ‘锅’, ľan ‘亚麻’), von (还有 teraz ‘此刻’, dážd ‘雨’), 上卢日支语 džen (再如 kotoł, law/俄语 лев ‘狮子’), won (再如 deść, deska/俄语 доска ‘木板’), 拉贝河沿岸语 dan ‘白天’, džd ‘雨’; 4) r 演变为 r^s/r^z (除拉贝河沿岸语和斯洛伐克语外), 这在捷克语、外围波兰语方言和卡舒布语方言中保留了下来, 在波兰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为 ž/š; 上卢日支语的这一变化只发生在音组 pr', tr', kr' 中, 而在下卢日支语中, 除了这些音组, 还有带硬辅音 r 的类似音组 (试比较: 捷克语 moře, tři, 波兰语 morze, trzy (‘海’, ‘三’), 上卢日支语 tři [c'i], 来自于 tši ‘三’, 下卢日支语 tši ‘三’, tśawa ‘草’]]。

西斯拉夫诸语言间造成根本差别的原因是, 通行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大部分区域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对立 (包括二合元音) 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硬/软辅音的对立由于一系列颚化过程的消失而受到很大限制。捷克标准语硬软辅音的区别只体现在 n/n', t/t' 和 d/d' 上, 斯洛伐克标准语还包括 l/l', 但列克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 (以及北摩拉维亚捷克语方言和东斯洛伐克语方言) 中则长元音缩短, 但硬软辅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进一步发展, 虽然在这些区域, 特别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接触十分频繁的区域, 颚化消失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 (拉贝河沿岸语中前元音前的颚化消失, 卡舒布方言中 s', z' 和 t', d' 位置上的硬齿音, 塞尔维亚卢日支等语言中 s', z' 的硬化)。也有一些较具体的语音差别, 例如, 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上卢日支语中 g 演变为 h, 其他西斯拉夫语中仍保留塞音 g。

西斯拉夫诸语言在形态上具有下列特点: 1) 名词和动词中的双数范畴消失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 2) 名词变格保留六格系统, 但各种语言格形式的融合发展状况不同, 名词的呼格形式不同程度地消失; 3) 名词变格类型重新调整, 语言不同, 语法性属各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相互区分的程度也不同, 或反之, 语法性属相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彼此重合的程度也不同, 这尤其体现在复数形式中 (试比较: 捷克语 bříza ‘白桦树’, dub ‘柞树’: 复数属格 bříz, dubů, 复数与格 břízách, dubům, 复数处所格 břízách, dubech 等; 波兰语 brzoza, dąb: brzóz, dębów, brzozom, dębom, brzozach, dębach 等; 上卢日支语的 brěza, dub: brězow, dubow, brězam, dubam, brězach, dubach 等); 4) 名词在阳性中形成动物性范畴, 而在波兰语 (包括卡舒布语)、斯洛伐克语和上卢日支语的复数中 (有时也在双数中) 形成人称范畴, 或称阳性人称范畴, 这一范畴扩展到与名词发生一致关系的其他词上 (例如, 波兰语的 Tam były dwa nieznane ptaki ‘那儿有两只不知其名的鸟’, 但 Tam byli dwaj nieznani Polacy ‘那儿有两个不知其名的波兰人’); 5) 形容词的短尾 (名词性) 形式不同程度地消失; 6) 在源自完成时的、分析性形式的和保留分析形式残迹的各种过去时形式合而为一的过程中, 动词简单过去时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 形式消失, 过去完成时逐渐被取代 (试比较: 捷克语 byl jsem, 波兰语 byłem / jam był ‘我曾在’); 7) 假定式中出现特殊的过去时形式 [如捷克语 byl bych přišel, 波兰语 byłbym przyszedł ‘我原本是要来的’ 的类型]; 8) “助动词 ‘相当于俄语的 быть’ + 不定式” 这一构成动词未完成体将来时分析性形式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可构成动词两种体的将来时) 固定下来, 波兰语还可以用助动词 “быть” 和以 1 结尾的实体形动词构成将来时分析性形式 [捷克语 budu psát, 波兰语 będę pisać/pisał ‘我要写’, 上卢日支语可用 budu napisać ‘我要写 (完成体)’]; 9) 动词变位类型部分重新组配, 构成一些新的类型, 新变位类型的现在时词干以紧缩元音结尾, 词干紧缩元音渗透到该

变位类型或范围不等地渗透到其他变位类型的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形式词尾-м 中，词尾-м 源自无词干元音充当词干与词尾连接手段的旧变位法（试比较：波兰语 *niosę, proszę, pomagam*，捷克语 *nesu, prosím, pomáhám*，斯洛伐克语 *nesiem, prosím, pomáhám* ‘我带’、‘我请求’、‘我帮助’）。

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很多语法（形态和句法）特点是由于长期在其通用地域与德语相互影响所造成的，这些特点有：1）名词前高频率使用起源于共同西斯拉夫语的指示代词 *тънъ*，其功能接近于定冠词；同样，常常使用的数量代词起源于 *jedъnъ/jedi (y) nъ*，正在朝着不定冠词的方向发展；2）表示“…之前”“…之上”等意义的空间前置词具有双重搭配性，既可与名词宾格搭配，又可与名词处所格搭配（用在表示方向和处所的结构中）；出现一些带非空间前置词的特殊（客体性和副词性）结构[如捷克语 *čekat na*，斯洛伐克语 *čekať na*，波兰语 *czekać na*，上卢日支 *čakać na* + 宾格‘等某人’（相当于德语 *warten auf* + 受格；捷克语 *prosit o*，斯洛伐克语 *prosiť o*，波兰语 *prosić o*，上卢日支语 *prosyć wo* + 宾格‘请求做某事’（相当于德语 *bitten um* + 受格）；捷克语 *před týdnem*，斯洛伐克语 *pred týždňom*，波兰语 *przed tygodniem*，上卢日支语 *před tydženjom*‘一星期前’（相当于德语 *voreiner + Woche*）等]；3）广泛使用源自-нъje/-тъje 的词缀构成动名词，经常用在前置词结构中，起不定式的作用[试比较：捷克语 *něco k pití* 波兰语 *coś do picia* ‘喝点什么’（相当于德语 *etwas zu trinken*）]；4）产生过去时被动形动词与辅助动词“иметь”连用的结构，这类结构有时被赋予新动词形式的地位，具有结果意义，这类结构如捷克语 *mám vyhráno*，波兰语 *mam wygrane* ‘我赢了’（相当于德语 *ich habe gewonnen*）等。当然，在西斯拉夫诸语言的词汇系统中也有大量的日耳曼词。

在西斯拉夫诸语词汇系统中打下烙印的还有和其他一些地域接触：斯拉夫语言之间的接触（特别是波兰语和东斯拉夫诸语言，尤其是与俄语的接触）、斯拉夫语之外的地域接触（如斯洛伐克语与匈牙利语的接触）。

西斯拉夫语地域中最早的标准（书面文化）语是古斯拉夫语（地方抄本中的教堂斯拉夫语），通用于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到11世纪末叶仍在捷克使用。在西斯拉夫全境，与古斯拉夫语同时及稍后使用的是拉丁语。首批捷克文学语古文献自13世纪末叶传承至今，由于该语言在14世纪的迅猛发展，捷克语成了其他西斯拉夫语的标准。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古文献分别产生自14、15和16世纪。西斯拉夫标准语的文字系统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拉贝河沿岸语于18世纪末消亡，一直没有文字；一些用德语文字形式书写的拉贝河沿岸语文本形成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Селище А. М., Слав. яз.-знание, т.1, Зап.-слав. языки, М., 1941.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М., 1961.

Слав. языки.(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п.-слав. языков), под ред. А. Г. Широковой и В. П. Гудкова, М., 1977.

Ист. типология слав.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ексика,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я, К., 1986.

Stieber Z., Zarys dialektologii języków zachodnio-słowiańskich, Warsz., 1956.

Lamprecht A., K vývoji západoslovanského samohláskového systému. Československé přednášky pro IV. Mezinárodní sjezd slavistů v Moskvě, Praha, 1958.

Krajčovič R. Slovenčina a slovanské jazyky. Praslovanská genéza slovenčiny. Brat., 1974.

Siatkowska E. Rodzina języków zachodnio-słowiańskich. Warsz, 1992.

Schuster-Šewc H. Die spätslawischen Innovationen und ihre Widerspiegelung in der Isoglossenstruktur des Sorbischen. (Ein Beitrag zur Dialektologie des Spätslawischen), «Lětopis. Zeitschrift für sorbische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Gsmtd.45, Jahrgang 1998, H. 1.

（张家骅 审校）

波兰语（По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T. C. 季霍米罗娃（Т. С. Тихомирова）；译者：刘永红，华中师范大学]

西斯拉夫诸语言之一（属于列克提克次语支）。分布于波兰（波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使用人口 3660 万人）、原苏联（33.5 万人，按 1979 年普查数）、美国（380 万人）、巴西、法国、加拿大等国。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4270 万人。

波兰语有大波兰方言、小波兰方言、马佐夫舍方言、西里西亚方言和卡舒布方言。

波兰语语音系统的特点是，重音为力重音，固定于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有鼻元音[ɔ̃]和[ɛ̃]；非重读元音没有质的弱化；无长短元音的音位对立；辅音存在硬软特征的音位对立；有两列唏音：硬前腭唏音[s̥]和软中腭唏音[ɕ]。

形态上的区别特征诸如：有表人范畴（男性），该范畴使表人意义的阳性名词单独成为一类，形态上通过复数主格和宾格的形式表示，句法上通过形容词、数词、代词和动词与表人名词保持一致关系的形式表示[Ci dwaj nowi studenci byli zmęczeni — te dwa nowe tygrysy były zmęczone; widzę tych dwóch nowych studentów — te dwa nowe tygrysy ‘这两个新生都疲倦了（男性复数主格）/这两只新来的虎（阳性复数主格）都疲倦了；我看见了这两个新生（男性复数宾格）/这两只新来的虎（阳性复数宾格）’]；形容词和形动词没有专门用以充当谓词的短尾形式；主动形动词和被动形动词的对立为二元对立，如 czytający — czytany；（变格）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别形式不是同音同形的关系；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有全尾和短尾（后附词）两种形式；数词有专门的变格法；动词过去时形式在以-l 收尾的形动词词干的基础上添加各人称词尾构成；未完成体将来时的分析形式有两类——带不定式的类别；带以-l 结尾的形动词的类别；有专门的动词形式（以-no, -to 结尾和带语气词 się）表达不定人称意义和泛指人称意义。

标准语在大波兰方言和小波兰方言以及后期的马佐维舍地方话基础上形成。最被广泛认可的标准语阶段划分是：古波兰语（公元 1500 年之前）、中古波兰语（16 世纪—18 世纪下半叶）、新波兰语（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文字以拉丁语字母为基础。最早老的文字古籍是《圣十字山布道录》（14 世纪中叶）。

Лер-Сплавинский Т., Польский язык, пер. с польск., М., 1954.

Мацюсович Я. В.,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оль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ч. 1—2, Л., 1975—1976.

Тихомирова Т. С., Курс по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8.

Nietsch K., Dialekty języka polskiego, 3 wyd., Wrocław-Kraków, 1957.

Doroszewski W., Podstawy gramatyki polskiej, 2 wyd., cz. 1, Warsz., 1963.

Klemensiewicz Z., Lehr-Splawinski T., Urbańczyk S., Gramatyka historyczna języka polskiego, 4 wyd., Warsz., 1981.

Szober S., Gramatyka języka polskiego, 12 wyd., Warsz., 1971.

Dejna K., Dialekty polskie, Wrocław, 1973.

Klemensiewicz Z., Historia języka polskiego, 4 wyd., Warsz., 1980.

Handke K., Rzetelska-Feleszko E., Przewodnik po językoznawstwie polskim, Wrocław, 1977.

Encyklopedia wiedzy o języku polskim, Wrocław, 1978.

Gramatyka współczesnego języka polskiego: Składnia, Morfologia, Warsz., 1984.

Большой п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3 изд., т. 1—2, М.-Варшава, 1987.

Słownik języka polskiego, pod red. W. Doroszewskiego, t. 1—11, Warsz., 1958—1969.

Słownik języka polskiego, t. 1—3, Warsz., 1978—198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捷克语 (Чеш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А. Г. 希罗科娃 (А. Г. Широкова); 译者: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

西斯拉夫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美国、加拿大、奥地利。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1060 万, 其中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超过 1000 万人 (1988 年)。捷克语是捷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区分为 4 个方言群: 捷克方言群、哈纳方言群、列克提克方言 (西里西亚方言) 群和摩拉维亚—斯洛伐克方言群。捷克标准语是在中部捷克地方话基础上形成的。

在语音方面捷克语具有下列特点: 存在长元音和短元音音位 (dr̃ha ‘路’, drahá ‘亲爱的’), 成节音位r和l (vlk [vɫk], smrt [smɪrt], nesl [nesl]), 源于软辅音r的捷克语特有音素ř (řs, řž) (tr̃i→tři, r̃eka→řeka); 大多数硬辅音音位虽居前元音前, 但仍保留硬音特征, 只有 3 对硬软特征相互对立的辅音音位t/t', d/d', n/n'; 短元音与长元音、二合元音 (ou) [ou] 在同一词素的范围内发生 (音质和音量) 交替 (list/l̃stek, moje/m̃j [m̃j], dub/doubek); 位于软辅音之间或软辅音后的长元音和短元音a, u 历史上演变成 e, i, í (řud→řid, křuč→křič, čáša→čiče, duš'a→duše)。

捷克语形态系统的特点是, 名词变格类型数量众多, 动词现在时形式的变位类型具有多样性, 没有简单过去时。

首批捷克语文字遗存产生于 13 世纪末。14 世纪曾有过统一的标准语类型。15 至 16 世纪捷克标准语渐趋稳定, 但从 1620 年到 18 世纪末标准语的发展中断, 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官方语言是德语。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 捷克标准语在 16 至 17 世纪的文献基础上得到复兴, 使其具有了书面语的性质。19 世纪, 对于民族标准语的复兴, 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活动家——第一部捷克语科学语法 (1809 年) 的作者 J. 多布罗夫斯基和《捷克语—德语词典》(1—5 卷, 1835—1839 年) 作者 J. 雍克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乡村、城市人口使用的口语仍是方言以及正在形成的可在不同方言间沟通的交际方言。所谓的通俗捷克语 (obecná čeština) 得到广泛普及, 就其来源而言, 通俗捷克语即是各阶层居民日常口语的捷克交际方言, 这种捷克方言较之标准语, 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大量的结构方面的特点。捷克语文字以拉丁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Широкова А. Г., Чеш. язык, М., 1961.

Ее же, Чеш. язык, в кн.: Слав. языки, М., 1977.

Широкова А. Г., Нецименко Г. П.,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т. языка чеш. нации, в кн.: Нац.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лав. лит. языков, М., 1978.

Havránek B., Jedlička A., Česká mluvnice, Praha, 1970.

Šmilauer V. I., Nauka o českém jazyku, Praha, 1972.

Lampecht A., Šlosar D., Bauer J., Historický vývoj češtiny, Praha, 1977.

Mluvnice češtiny, 1—3, Praha, 1986—1988.

Grepš M., Karlík P., Skladba Sposobné češtiny, Praha, 1986.

Чеш.-рус. словарь, т. 1—2, М.-Прага, 1973.

Slovník spisovného jazyka českého, sv. 1—4, Praha, 1958—197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斯洛伐克语 (Словацкий язык)

[作者: А. Г. 希罗科娃 (А. Г. Широкова); 译者: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

西斯拉夫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加拿大和美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500 万人。分 3 个方言群: 中斯洛伐克方言群, 西斯洛伐克方言群和东斯洛伐克方言群。

斯洛伐克语和其他近亲语言的区别是: 有节奏规律 (在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连续音节中, 照例不能使用长元音或二合元音); 元音系统除短元音外, 还使用构成长音节 [žena/žen, koza/kôz (kôz), päť/piaty] 的长元音或二合元音 ie, ô [uo], iu, ia, 独特的斯洛伐克语音素 ä

(m äso, pam ä'); 成节音素 r 和 l 有长音和短音之分 (zrno/zín, slza/slz); 只有硬辅音 r, 即便它处于前元音前 (verit', repa), 也是硬辅音; 辅音音位 l 有软辅音 l' 和中立辅音 l 两类变体 (lit', lútovať, 但 lak, plot); 辅音系统中无软辅音与之构成对偶关系的硬辅音居多; 所有动词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均以 -m 为词尾 (nesiem, pijem, volám, prosím); 阳性动物名词复数主格词尾为 -ovia (synovia, otcovia, druhovia) 等。

斯洛伐克语用自身文字书写的古文献产生于 15 世纪至 16 世纪末, 但是斯洛伐克语的词汇在更早的用捷克语、德语和拉丁语书写的古文献中已经出现。18 世纪前斯洛伐克领域使用捷克语作为标准语。第一次尝试以西斯洛伐克方言为基础建立斯洛伐克标准语的是 A. 贝尔诺拉克。以中斯洛伐克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斯洛伐克标准语的奠基人是 L. 什图尔 (19 世纪斯洛伐克民族复兴活动家)。文字以拉丁文字形式为基础。

Васильева Л. И., Словац. язык, в кн.: Слав. Языки, М., 1977.

Смираов Л. 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ловац. лит. языка в эпоху нац.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в кн.: Нац.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лав. лит. языков, М., 1978.

Morfológia Slováckeho jazyka, Brat., 1966.

Pauliny E., Dejiny spisovnej slovenčiny, t. 1, Brat., 1971.

Его же, Slovenská gramatika, Brat., 1981.

Его же, Dejiny spisovnej slovenčiny: od začiatkov po súčasnosť, Brat., 1983.

Krajčovič R., Slovenčina a slovanské jazyky, Brat., 1974.

Blanár V., Jóna E., Ružička J., Dejiny spisovnej slovenčiny, 2, Brat., 1974.

Словац.-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 Братислава, 1976.

Slovník slovenského jazyka, dl 1—6, Brat., 1959—1968.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巴尔干语言联盟 (Балканский языковой союз)

[作者: В. П. 涅罗兹纳克 (В. П. Нерознак); 译者: 于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

或称巴尔干诸语言 (балканские языки), 这是一个用来表示作为专门类型语言共同体的东南欧诸语言总体的术语: 该共同体被区分出来的根据不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而是在统一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由于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共同的结构—类型学特征。

巴尔干语言联盟通常包括印欧语系 (参见印欧诸语言) 斯拉夫、罗曼、阿尔巴尼亚、希腊各语族的语言: 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部分地)、东罗曼诸语言、阿尔巴尼亚语、现代希腊语。在强烈的相互影响过程中, 属于巴尔干语言联盟的各语言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上都创造出一整套类型交会的语言现象, 即所谓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对巴尔干语言联盟持严格的类型学观点的人认为, 这些交会现象并不是基于语言材料上的同一, 而是基于“词语不同, 语法相似”原则上的一致。巴尔干语言联盟的语言类型学分类既是根据语言结构发展的区别性特征, 又是根据这一发展的相似性特征而得以实现的。一些学者认为, 巴尔干语言联盟的中心是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与罗马尼亚语, 因为这些语言所具有的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的数量最大, 而外围是现代希腊语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因为这两种语言中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出现的频率较低; 而 Kr. 桑德菲尔则认为, 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扩展的中心是希腊语。

巴尔干语言联盟成员的语音方面以下的共同特点: 言语的节奏—韵律组构相似, 有呼气重音而无元音在音量上的差别 (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的部分方言以及具有多声调重音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除外); 元音的声调类别相同; 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东罗曼诸语言中有独特的中舌 (中性) 元音 ŭ (书写上分别用 ě, ъ, ä 表示); 辅音在东罗曼诸语言、

现代希腊语与某些保加利亚及马其顿方言中发生软化。名词在形态方面的类型学共性包括：第二格与第三格相同；存在有定/无定范畴，冠词后置；比较级别形式通过分析方式构成；数词 11 到 19 按所谓处所格方式构成（试比较保加利亚语 *единадесет* 等）。巴尔干语言联盟成员中动词发展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借助助动词 *хотеть* ‘想，要’ 单数第三人称和相应的动词变位形式（*verbum finitum*）构成分析型的将来时结构（阿尔巴尼亚语的盖格方言是另一种结构）；不定式被连接词从句（主从关系）或并列主句（并列关系）取代而自行丧失。巴尔干语言联盟的句法特点表现为：宾语重叠；使用代词性附着词（置于重音词之后或之前的不带重音的后附词、前附词）行使人称代词、指示副词的功能；如果名词带冠词，要使用前置词 *с*；以连接词 *что* (‘it’) 导引的小句将主题前置（一个成分只有在与后续的一个或几个句子成分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在同巴尔干语言联盟成员的相互影响之下，巴尔干语言单位重合化的进程在**加告兹语**的句法中也可见到。

除了共同的语法特征之外，巴尔干诸语言还有相互间存在大量对应词汇的特点，而这些对应词汇的根源是各个时期从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土耳其语引入借词。等同词汇可分为 3 种类型：巴尔干语言联盟的所有语言共有的等同词汇；只是一些语言共有的等同词汇；仅两种语言共有的等同词汇。占有特殊地位的是起源于同一原始语（古巴尔干语）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语的平行词汇。巴尔干语言联盟范围内各语言的会聚发展（参见**会聚**）是由一系列原因决定的：底层语言（色雷斯语，伊利里亚语）的作用，语言混合的过程与双语制（参见**多语制**）、巴尔干各民族社会条件与经济结构的共同性、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在巴尔干语言联盟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有希腊、拉丁及斯拉夫诸语言，其中每种语言都成为针对特定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的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语言（希腊语对不定式的影响、斯拉夫语对数词 11 到 19 的影响、罗曼语对将来时的影响等）。在确定其他各语言区是否也存在语言联盟这种现象时，巴尔干语言联盟成为判断地域相邻的各种语言与起源状况无关的会聚发展的标准。

巴尔干诸语言对应现象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那时 V. E. 科皮塔尔便指出这些语言的结构中呈现许多共同特征。之后，F. 米克洛希奇强调，巴尔干诸语言的主要特点是语法相似，但词汇有别。1926 年，K. 桑德菲尔德对语法、熟语、词汇领域的全部交会现象（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资料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诠释，他区分出巴尔干诸语言的 20 项共同特点。对巴尔干语言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A. M. 谢里舍夫的研究成果，他将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区分为 3 类：1) 语义对应单位，2) 句法与形态对应单位，3) 语音对应单位。语言联盟理论的创始人是 H. C. 特鲁别茨科伊，他还提出了巴尔干语言联盟这一概念。他第一次在 1923 年，后来在 1928 年第一次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上，以巴尔干语言联盟为例论证了将语言联盟同语族与语系区分开来的必要性。从事巴尔干语言联盟问题研究的有 P. O. 雅可布逊、P. 斯科克、B. 哈夫拉内克、V. 斯卡利奇卡、B. 格奥尔基耶夫、A. 罗塞蒂、G. 赖兴克龙、E. 赛登、O. 扎伊德里、H. 比恩鲍姆、H. W. 沙勒。对巴尔干语言联盟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原苏联巴尔干学家谢里舍夫、A. B. 捷斯尼茨卡娅、С. Б. 伯恩斯坦、T. B. 齐夫扬、Г. А. 齐洪、M. A. 加宾斯基等。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Вавилонская башня и смешение языков, в к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3, Берлин, 1923.

Цивьян Т. В., Имя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в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М., 1965.

Десницкая А. 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элементов древнеалб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общепалкански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66.

Габинский М. 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нфинитива как вторичный балканский языковой процесс, Л., 1967.

Цыхун Г. А., Синтаксис местоименных клитик в юж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ах, Минск, 1968.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уск 6, Язык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 М., 1972, с. 94—119, 308—418.

Балкан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77.
 Sandfeld Kr., Balkanfilologien, Kbh., 1926.
 Еро же, Linguistique balkanique. Problèmes et résultats, P., 1930.
 Trubezkoy N.S., Phonologie und Sprachgeographie, TCLP, 1931, v. 4.
 Jakobson R., Über die phonologischen Sprachbünde, там же.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linguistique balkanique, Sofia, 1966.
 Les études balkaniques, tchécoslovaques, v. 1—5, Praha, (1966—1976).
 Schaller H.W., Die Balkansprachen, Hdlb., 1975.
 Еро же, Bibliographie zur Balkanphilologie, Hdlb., 1977.
 Haarmann H., Balkanlinguistik, Tübingen, 1978.

(高枝青、张家骅 审校)

南斯拉夫诸语言 (Юж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В. П. 古德科夫 (В. П. Гудков);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斯拉夫诸语言的一个语支, 包括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和斯洛文尼亚语, 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及其毗邻地区: 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以及与其接壤的邻国(希腊、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原苏联), 上述语言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美洲(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也有人使用。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3000 万人。

南斯拉夫诸语言分为两个次语支: 东南斯拉夫次语支(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和西南斯拉夫次语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南斯拉夫诸语言 and 所有斯拉夫语言一样, 起源于原始斯拉夫语。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和其他斯拉夫语之间, 尽管在所有的语言层面上都保留着相近之处, 但却仍体现出很大的差异。该语支的每一种语言里, 继承原始斯拉夫语的成分和新产生的成分互相交织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语支, 南斯拉夫诸语言有如下共同特征: 词首的原始斯拉夫语音组 *ort, olt*, 在降音调 (интонация) 时变成 *rat, lat*, 而不像其他斯拉夫语那样变成 *rot, lot* (试比较: 保加利亚语 *равен, лакът*, 马其顿语 *рамен, лакот*,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равен, лакат*, 斯洛文尼亚语 *raven, lakat* / 俄语 *ровный, локоть*, 捷克语 *rovný, loket*); 古鼻音 *ę* 在大多数南斯拉夫语言的地方话中变成 *e*; 名词的词尾变化也有差异: 在南斯拉夫诸语言中, 硬变化的阳性名词和中性名词绝大多数词尾是 *-омь* (而在西斯拉夫诸语言和东斯拉夫诸语言中词尾是 *-ьмь*); 以 *-а* 结尾的软变化名词, 单数属格和复数主格及宾格的词尾是 *-ę* [而在西斯拉夫诸语言和东斯拉夫诸语言中词尾是 *ě(ѣ)*]; 广泛使用多功能连接词 *да*; 有一些古共同南斯拉夫语的词汇单位在西斯拉夫诸语言和东斯拉夫诸语言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如表示‘迈步’义的动词: 保加利亚语 *газя*, 马其顿语 *гази*,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газити*, 斯洛文尼亚语 *gaziti*)。

南斯拉夫诸语言的语音系统由原始斯拉夫语语音系统改造而成。弱化元音或者消失, 或者变成不同音质的全元音, 试比较表示‘梦’、‘日’、‘今天’意义的词位: 保加利亚语 *сън, ден, днес*, 马其顿语 *сон, ден, денес*,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сан, дан* (以及这些语言的方言 *сен, сън, ден, дън*), *данас*, 斯洛文尼亚语 *sen, dan, danes, denes*; 鼻元音失去其本来的发音特点, 试比较: 原始斯拉夫语 *ꙗꙋка* ‘手’, 保加利亚语 *ръка*, 马其顿语 *рака*,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рука*, 斯洛文尼亚语 *roka*; 原始斯拉夫语 *ꙗꙋѣ* ‘五’, 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пет*, 斯洛文尼亚语 *pet*. 古音素 *ě(ѣ)* 被从 *и* 至 *а* 区间的一些元音变体取代; 元音 *ы* 和 *и* 发音一致起来。在西南斯拉夫次语支中, 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差异具有音位性质; 在东南斯拉夫次语支中 (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东部地方话), 长短元音的量的区别已经消失。南斯拉夫语言辅音系统的特点是, 塞擦音在各种语言和方言中有不同的变体, 硬/软范畴方面, 半软辅音一概硬化现象发生在西部地区, *p* 的硬化则遍

及所有地区。南斯拉夫诸语言的重音系统各有特点：在东南斯拉夫次语支中，重音是单声调的；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东部地方话中，重音是异位的；马其顿语的重音是固定的；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方，亦即斯洛文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重音是多声调的、异位的，声调特征和重音在不同词形中的位置分布因方言不同而各异。

南斯拉夫诸语言语法系统的历史发展特点是，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方言的结构沿革不是整齐划一的。在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中，名词的变格和动词不定式消失，古比较级形式让位给前缀构成形式，出现冠词。这些特点也出现在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语言（**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复杂的过去时形式系统却保存了下来。而在斯洛文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很多地方话中，变格系统固定下来了，但是简单过去时形式则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斯洛文尼亚语还保留了双数形式和目的式。在东南斯拉夫次语支中，变格形式的消失是和句法领域的变化，亦即前置词结构的迅猛发展相互关联的。

在南斯拉夫诸语言的词汇组成中，斯拉夫词占绝大多数，与之并存的还有其他一些词层，它们的产生是因与巴尔干地区（参见**巴尔干语言联盟**）操外族语人口发生接触所致。大量借词源自土耳其语，也有源于希腊语、罗曼语及其方言、德语和匈牙利语的借词。在标准语中有很多国际词以及俄语借词。最古老的斯拉夫标准语是**古斯拉夫语**。古斯拉夫语产生于 9 世纪，对所有斯拉夫语言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古老的字母系统为**基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的文字以改造了的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为基础；斯洛文尼亚人使用拉丁字母；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使用基里尔字母。基里尔字母被在俄语世俗字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格拉哥里字母一直作为克罗地亚人的地区性教会文字使用。

现代南斯拉夫诸语言的标准语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因而在类型学上迥然有别。保加利亚标准语规范确立于 19 世纪下半叶，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词汇手段丰富了保加利亚标准语的词汇系统。马其顿标准语形成于 20 世纪中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标准语形成于 19 世纪上半叶，以大众语为基础，允许语言成分的变体形式存在，包括发音变体（е 音化和 ije 音化）。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边缘方言的基础之上，由于古文字传统的缘故，形成查和卡伊两种地区标准语。这两种地区标准语的功能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主要是诗歌领域。在奥地利，以查地区标准语为基础，形成专门的地区语言。斯洛文尼亚标准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规范系统，于 19 世纪下半叶固定下来，其口头变体作为各种地方口语的共通语使用。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М., 1961.

Его же,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 языков.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Им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М., 1974.

Нахтигал Р., Слав. языки, пер. со словенского, М., 1963.

Слав. яз-знани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лит-ры, изданной в СССР [с 1918 по 1970 гг.], ч. 1—4, М., 1963—1973.

Можаева И. Е., Южнослав. языки.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лит-ры, опубл. в России и в СССР с 1835 по 1965 гг., М., 1969.

Слав. языки. (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паднослав. и южнослав. языков), М., 1977.

Бошковић Р., Основы сравнит.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ер. с сербохорв., М., 1984.

Jurančič J., Južnoslovanski jezilci, Ljubljana, 195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保加利亚语（Болгарский язык）

[作者：Ю. В. 齐查尔（Ю. В. Зыцарь）；译者：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斯拉夫诸语言之一，通行于保加利亚，有为数不多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在原苏联、罗马尼亚、原南斯拉夫等地。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900 万（其中在保加利亚约 900 万）。系保加利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保加利亚语的特点是方言间的差别显著，按 Ъ 的读音分为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保加利亚语最重要的语音特点是：原始斯拉夫语的 tj 读成 шт, dj 读成 жд; Ъ 相应于俄语的“隐现”元音 о (сън)。仍保留呼气重音的异位特点，元音音位的音调及量的特征丧失。最主要的语法特点为：名词失去变格形式（因此保加利亚语属于分析语），有后置成分（човекът, човека, жената, детето），失去动词不定式（取而代之的是连词 да 和动词现在时的组合），动词将来时形式借助语气词 ще 构成，广泛使用动词的简单过去时、不定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有双重动词补（宾）语（мене ме викат ‘我的名字叫…’），用别人的话传达事实时使用的转述式，等等。

标准语形成于近 19 世纪中叶，其主要的方言基础是各种东北地方话。20 世纪期间，首都索菲亚坐落地区的西部地方话对标准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标准语的建立与完善工作中，П. 别隆、И. 博戈洛夫、Л. 卡拉维洛夫、Х. 波特夫、И. 伐佐夫等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加利亚语的文字形式源自**基里尔字母**，最古老的文献产生于 10 世纪，主要有廷臣莫斯蒂奇墓志铭、萨穆伊勒王碑文（993 年）。11—16 世纪的一些古文献，诸如切尔盖德祈祷文、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公文和达马斯金布道书等，也包含有关保加利亚语历史的重要资料。

Андрейчин Л., Грамматика болг. языка, пер. с болг., М., 1949.

Стойков Ст., Българ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2 изд., София, 1968.

Младенов Ст.,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ския език, София, 1979.

Маслов Ю. С., Грамматика болг. языка, М., 1981.

Венедиктов Г. К.,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р. болг. лит. языка, София, 1981.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я български книжовен език, т. 1—3, София, 1982—1983.

Речник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я български книжовен език. Гл. Ред. Ст. Романски, т. 1—3, София, 1955—1959.

Речник на българския език, т. 1—4, София, 1977—1984.

Български етимологичен речник, т. 1—3, София, 1971—1986.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Болг.-рус. словарь, 3 изд., М., 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马其顿语（Македонски јазик）

〔作者：Р. П. 乌西科娃（Р. П. Усикова）；译者：林春泽，黑龙江大学〕

南斯拉夫诸语言之一，使用人口 200 万。马其顿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主要方言群有西部方言、东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群。

在马其顿标准语中除 а, о, у, е, и 5 个元音音位外，成节音素还有 р. 非重读元音不弱化。重音为力重音，语音移动重音，不远于词（语段）末尾前的第三个音节：Доне́си / ло́пата, / та́те ‘爸爸，把锹拿来’，Донеси́ ми ја / лопа́тана ‘把那把锹给我拿来’。除 х 之外的所有噪辅音都构成清/浊的对偶关系。辅音 j, k, f, l, n 是软辅音，其余的辅音都是硬辅音。现代马其顿标准语中反映了某些强弱化元音的历史变化：ъ > о, ь > е (сон, ден); ъ > е (лето, летен), ѱ > е (месо, пет), Ж > а (даб, рака) 的变化；*tj, *dj > 塞擦音 k, g (све́ка, ме́га) 的变化。

名词的格词尾消失，句法关系以分析方式表达。后置冠词（成分）指出事物的有定性和空间状态：книгата（有定性）、книгава（有定性 + 近处）、книгана（有定性 + 远处）。

动词以时间情态形式系统复杂为特点。基本的过去时形式是不定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将来时借助语气词 ќе 构成：ќе читам, ќе прочитам。

转述有专门的表达形式，以及物性/不及物性的对偶关系为特点：легнав ‘我躺下了’ / (го) легнав ‘我让他躺下’。唯一的形动词形式既可以表示被动态，又可以表示主动态：легнат

‘躺下的’和‘使躺下的’，заборавен, остарен човек ‘被遗忘的老人’。完成时的结构特殊，由“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 + 助动词 има”构成：имам видено ‘我看见了’，имам дојдено ‘我来了’，се имам погрижено ‘我担心’。已消失的动词不定式的功能用以 да 连接的合取式表示：сакам да читам ‘我想读书’。

马其顿语的文字形式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正字法以语音为原则。

Конески Б., Граматика на македонскиот литературен јазик, в его кн.: Избрани дела, 2 изд., кн. 6, Скопје, 1981.

Его же, Историја на македонскиот јазик, там же, кн. 7.

Усикова Р. П., Макед. јазик, в кн.: Слав. языки. (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п.-слав, и юж.-слав, языков), [М.], 1977.

Его же, Макед. јазик, Скопје, 1985.

Толовски Д., Иллич-Свитыч И. М., Макед.-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3.

Речник на македонскиот јазик, т. 1—3, Скопје, 1961—196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Сербск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В. П. 古德科夫 (В. П. Гудков); 译者: 刘永红, 华中师范大学]

又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 (хорваткосербский язык), 南斯拉夫诸语言之一。就特定民族而言, 它可以称作克罗地亚语或者塞尔维亚语, 通行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以及一些与其接壤的国家,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有人使用。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1650 万人。

有 3 种基本方言: 什托方言、查方言和卡伊方言 (分别按代词‘什么’的发音命名)。它们之间的区别产生于斯拉夫历史上的前文字时代。什托方言中的一些东南地方话处于孤立的状态, 类型学上和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接近。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元音系统的特点是: 存在长元音和短元音, 元音音质在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中保持不变, 属于乐重音类型。有成节音素 r. 在 25 个辅音中, 有 20 个硬辅音和 5 个始终保持不变的软辅音。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的变位形式构成分支系统: 过去时有 4 列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 将来时有 2 列形式。不定式可以连词和现在时形式组成的结构替换。

现代标准语以一些什托地方话为基础, 构成于 19 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人 В. 卡拉季奇和克罗地亚人 Л. 盖伊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作用。标准语中存在多种语音、形态和词汇的变体。正音法有两种规范: e 音化规范和 ije 音化规范, 这是由于原始斯拉夫语的[*ѣ]音在各种方言中体现不同的缘故。标准语被作为各民族和地区语言变体的共同语来使用, 其中的克罗地亚变体因其稳定、独特的习惯用法而占据显著地位。

最古老的文字遗存产生于 12 世纪, 其中有 1100 年前后的格拉哥里字母巴世恰铭文、1189 年基里尔字母库林文书、12 世纪末—13 世纪初的米罗斯拉夫福音书和武卡诺夫福音书。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两套字母系统, 一套是起源于基里尔字母的缩减俄语世俗字体系统, 另一套是拉丁文字字母系统。

Кульбакин С. М., Сербский язык, Полтава, 1917.

Гудков В. П.,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М., 1969.

Его же,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пад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и юж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7.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ому языку, М., 1972.

Дмитриев П. А., Сафронов Г. И., Серб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Л., 1975.

Попова Т. П., Сербскохорватский язык, М., 1986.

- Ivić P., Die serbokroatischen Dialekte, Bd 1, 's-Gravenhage, 1958.
- Popović I., Geschichte der serbokroatischen Sprache, Wiesbaden, 1960.
- Maretić T., Gramatika hrvatskoga ili srp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3 izd., Zagreb, 1963.
- Стевановић М., Савремени српскохрватски језик, 2 изд., књ. 1—2, Београд, 1969—1970.
- Priručna gramatika hrvat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Zagreb, 1979.
- Речник српскохрватског књижевног језика, књ. 1—6, Нови Сад, 1967—1976;
- Толстой И. И., Сербскохорват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ербск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языка, 5 изд., М., 1982;
- Skok P., Etimologijski rječnik hrvatskoga ili srpskoga jezika, kn. 1—4., Zagreb, 1971—1974.
-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斯洛文尼亚语 (Словен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Н. И. 托尔斯泰 (Н. И. Толстой); 译者: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

南斯拉夫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斯洛文尼亚, 与其毗连的奥地利、意大利一些地区, 以及美国。使用人口超过 210 万 (其中美国约 5 万), 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有 49 种方言, 区分为 7 个基本方言群: 潘诺尼亚方言群, 施蒂里亚方言群, 卡林西亚方言群, 高地克拉伊纳方言群 (“山地” 方言群), 低地克拉伊纳方言群 (“盆地” 方言群), 罗夫塔尔方言群, 滨海方言群。

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不同的是, 斯洛文尼亚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元音严重弱化 (例如, m ěliti > m ělētə > mislīt), 一些地方话里的中性形式部分丧失 (jajce > jajca 或 jajc), 简单过去时消失, 乐重音简化或丧失。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古旧特征: 名词和动词双数、形容词短尾和长尾形式的某些区别、目的式。在许多地方话和标准语中, 稳定地形成了 3 种重音类型: 弱重音、中度重音 (只在短音节中) 和强重音 (短音节和长音节中)。

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最古老的文献是 10 世纪末—11 世纪初的弗赖辛手稿片段。标准斯洛文尼亚语的产生与基督教新教和 16 世纪 P. 特鲁巴尔的活动相关, 特鲁巴尔把祈祷书翻译成后来成为斯洛文尼亚标准语基础的盆地方言。17 世纪占据优势的反宗教改革阻碍了标准语的发展。18 世纪末人们对标准语的兴趣日益高涨 (V. 沃德尼克、Я. 茹潘、E. 拉夫尼卡尔); 至 19 世纪中叶, 在多方面得益于诗人 F. 普列舍伦及其同代人的创作影响, 现代斯洛文尼亚标准语最终形成。

Ramovš F., Dijalektološka karta slovenskega jezika, Ljubljana, 1931.

Его же, Kratka zgodovina slovenskega jezika, 1, Ljubljana, 1936.

Bezlaj F., Eseji o slovenskem jeziku, Ljubljana, 1967.

Toporišič J., Slovenska slovnica, Maribor, 1976.

Lencek R. L., The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the Slovene language, Columbus,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罗曼诸语言 (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В. Г. Гак (В. Г. 加克); 译者: 于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

印欧语系 (参见**印欧诸语言**) 的一个语族, 共同的**拉丁语**来源、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大量的结构共性成分将这些印欧语言联系在了一起。“罗曼”这一术语来自拉丁语中的 *romanus* (意为“属于罗马的”, 后来表示“属于罗马帝国的”), 在中世纪早期, 这一术语用于指既不同于古典拉丁语, 也不同于日耳曼方言或其他方言的通俗拉丁语。在西班牙和意大利, 罗曼诸语言也称“新拉丁语”。使用人口总数为 5.76 亿。有 60 多个国家将罗曼语作为国语

或官方语言（其中将法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有 30 个国家，将西班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有 20 个国家，有 7 个国家将葡萄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3 个国家将意大利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

对于罗曼诸语言的数量，在学术界没有一致的意见。原苏联的著作中通常分出 12 种罗曼语：西班牙语、加利西亚语、葡萄牙语、加泰隆语、奥克西坦语（普罗旺斯语）、法语、意大利语、撒丁语、雷托罗曼语（雷托罗曼诸语言）、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以及 19 世纪已经消亡的达尔马提亚语。拉迪诺语也属罗曼语。在罗曼学中曾对一些语言和方言的地位开展过讨论：加利西亚语是葡萄牙语的一种方言，还是单独的语言？加泰隆语和奥克西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加斯科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普罗旺斯语的一种方言？法兰克—普罗旺斯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奥克西坦语或法语的一种方言？雷托罗曼语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组语言？阿罗马尼亚语（或称阿罗蒙语）、麦格莱诺语（或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是三种单独的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三种方言？摩尔多瓦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一种方言？罗曼诸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加深了彼此区分的困难。比如，在中世纪曾拥有丰富文献的普罗旺斯语后来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从 13 世纪起，作为公众（非日常）交际手段的使用范围缩小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普罗旺斯语只是法语的一种方言。在脱离语言基本区域的某些方言（如法语的瓦隆方言，意大利语的科西嘉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也会促使这些方言成为各自独立的标准语言。有一些罗曼标准语存在变体，比如雷托罗曼语的各种变体；法语的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变体，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变体，葡萄牙语的巴西变体。在罗曼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基础上产生了十多种**克里奥尔语**。

罗曼诸语言可划分为三个分布区：1) “原罗曼语地区”，即当初曾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现仍沿用罗曼语的欧洲区域，这是形成罗曼语族的核心区域，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几乎全部疆域、比利时南部、瑞士西部和南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主要疆域，以及希腊北部和南斯拉夫南部、西北部的个别一些零散地区；2) 16—18 世纪由于殖民扩张而在远离欧洲形成的罗曼语人口群体聚居地，即“新罗曼语地区”，包括：部分北美洲（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墨西哥）、几乎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安地列斯群岛大部；3) 由于殖民扩张而使得罗曼语成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但本地语言在这些国家未被取代），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南亚以及大洋洲的小部分区域。

罗曼诸语言是罗马帝国境内通俗拉丁语的延续和发展，在罗马帝国版图的各个区域，它们受到分化和一体化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其发展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1) 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5 世纪罗曼化阶段。这个阶段各本地语被通俗拉丁语取代，促使罗曼诸语言未来分化的众多语言内外因素日渐形成，其中语言的内部因素有：a) 通俗拉丁语的方言性质，虽然受到书面拉丁语一体化的影响，但每个行省的通俗拉丁语都有专门的形式；b) 年代差异，因为每个行省在被征服时刻，拉丁语本身都变成另外的样子了，如意大利的征服时间是公元前 3 世纪初，西班牙是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2 世纪，高卢是公元前 1 世纪，雷提亚是 1 世纪，达契亚是 2 世纪；c) 罗曼化的速度和社会条件（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口头谈话语或书面标准语的普及时间），如西罗曼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保留复数语素-s 就是书面语影响的结果；d) 在接受拉丁语过程中来自当地住民（如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高卢、意大利北部和葡萄牙的凯尔特人，雷提亚的勒托人，巴尔干的达契亚人，意大利的奥斯科—翁布里亚部族）母语—底层语的影响。有些学者试图在这些底层语之下进一步揭示出原始印欧语或非印欧语性质的深底层语（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利古里亚语、意大利和雷提亚的伊特鲁里亚语等。底层语可以解释罗曼诸语中的许多独特现象，比如，受伊比利亚底层语的影响，西班牙语中发生了 $f > h$ 的演变；受凯尔特底层语的影响，法语中发生了 $u > \ddot{u}$ 的演变；受奥斯科—翁布里亚底层语的影响，意大利方言中发生了 $nd > nn, mb >$

mm 的演变。罗马帝国各行省之间联系日趋减少则属于语言外部性质的因素。

2) 5—9 世纪罗曼诸语言的形成阶段。期间罗马帝国分裂,许多蛮夷国家建立,这使得众多方言彼此隔离起来。征服者(如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其他日尔曼部落、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高卢东南部的勃艮第人、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达契亚的斯拉夫人)的表层语言对罗曼语产生了影响,溶化于罗曼语之中。高卢北部的罗曼语(罗曼诸语中法语的“日耳曼化”最严重)以及雷提亚、达契亚的罗曼语所受影响最大,日耳曼表层语在西罗曼语的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法语中,日耳曼表层语的影响是形成(圆)唇化音素 ö 和 ü、倒装疑问句、不定代词 on < homme (试比较德语中 man < Mann) 等原因。斯拉夫表层语对巴尔干—罗曼诸语造成的影响表现在语音、形态、词汇和句法各个方面。相邻民族(如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人、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雷托罗曼语地区的德国人)的接加层语也对罗曼诸语言产生了一些影响。8 世纪的罗曼诸语明显地既不同于拉丁语,又不同于其他一些语言(如日耳曼诸语言)。813 年,图尔大教堂要求教士不用拉丁语布道,而用通俗乡村罗曼语布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罗曼诸语的书面文字证据,如赖兴瑙和卡塞尔古本注释、维罗纳谜语。第一个用罗曼语撰写的连贯文本是斯特拉斯堡誓言(842 年),文本收入历史纪事中已留存千年左右。

3) 9—16 世纪罗曼诸语言的文字发展和社会功能扩展阶段。第一批法语文本产生于 9 世纪,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本产生于 10 世纪,普罗旺斯语、加泰隆语、撒丁语文本产生于 11 世纪,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文本产生于 12 世纪,达尔马提亚语文本产生于 13 世纪,雷托罗曼语文本产生于 14 世纪,罗马尼亚语文本产生于 16 世纪。期间出现了凌驾于方言之上的各种标准语。

4) 16—19 世纪民族语的形成、规范化、进一步丰富阶段。罗曼诸语言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些语言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为民族语(法语、西班牙语在 16—17 世纪),后来甚至具有了国际语言的功能,另一些曾在中世纪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语言(普罗旺斯语、加利西亚语、加泰隆语)丧失部分社会功能,但在 19—20 世纪作为标准语而得以复兴。现代阶段的特点是,罗曼诸语言的地位在不同国家很不相同;常可见到争取承认、拓宽一系列罗曼语(加泰隆语、普罗旺斯语、加拿大的法语等)社会功能的运动发生。

罗曼诸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拉丁语的影响,从拉丁语借入词汇、构词模式、句法结构等。在拉丁语的影响下,有些语音上的固有倾向,尤其是在语音组合方面的倾向消失了,形成罗曼诸语言的次生共性。不断引借拉丁词使罗曼语形成两个词层:1) 源于大众拉丁语的“民间词汇”,但这个词层在不同语言中语音差别明显(试比较:借自拉丁语的 factum ‘已然的事’在法语中为 fait,西班牙语为 hecho,意大利语 fatto,葡萄牙语 feito,罗马尼亚语 fapt);2) 借自标准拉丁语的词汇,该词层发生的语音变化较小,仍保留着彼此的相似性(来自拉丁语的 factor ‘因素’在法语中为 facteur,西班牙、葡萄牙和罗马尼亚语为 factor,意大利语 fattore)。罗曼诸语的次生共性促进了它们彼此间的词汇借用,如中世纪自古普罗旺斯语、法语借入其他罗曼语,16 世纪从意大利语借用;16—17 世纪从西班牙语借用;特别是自 17 世纪起从法语的词汇借用。此外,源自拉丁—希腊语的国际术语词也广泛使用。

罗曼诸语言之间是以多种形式的渐进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它们的分类困难。如按一种特征(如词尾 -o 的隐现)分类,将是北罗曼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和南罗曼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形成对立关系;换另一种特征(复数语素 -s)分类,则是西罗曼语(西班牙语、法语)和东罗曼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形成对立关系;而按第三种特征(如动物性直接客体对于前置词的选择)分类,却是外围罗曼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和中央罗曼语(法语、意大利语)形成对立关系。有的学者(Ž. 穆利亚契奇、G. B. 佩莱格里尼)试图依据整套语言特征来“测量”罗曼语之间的亲缘远近程度,但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人们通常采用的罗曼诸语言的分类原则是地缘政治原则,因为对于罗曼诸语的形成

和亲缘关系程度，国家的联合关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曼诸语可分为5个语支：伊比利亚—罗曼语支（葡萄牙语、加利西亚语、西班牙语、加泰隆语）、高卢—罗曼语支（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罗曼语支（意大利语、撒丁语）、雷托—罗曼语支、巴尔干—罗曼语支（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阿罗马尼亚语、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有些学者（如C. 塔利亚维尼）把雷托罗曼语支纳入意大利—罗曼语支，把加泰隆语归入高卢—罗曼语支，还有些学者（P. 贝克）把加泰隆语和普罗旺斯语合并为专门的语支。此外，还区分出“桥梁语言”（介于两个语支中间的语言），比如，达尔马提亚语就是意大利—罗曼语支和巴尔干—罗曼语支的中间语言。W. v. 瓦特堡在A. 阿隆索之后区分出“连续罗曼语系列”（从葡萄牙语到意大利语），以与“外围罗曼诸语”（法语和巴尔干—罗曼语）相对立。后人对这一分类加以发展，从罗曼诸语言的主要类型特征出发，将“连续罗曼语系列”（意大利语、奥克西坦语、加泰隆语、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葡萄牙语）合并为一个语支，它们一方面与“内部”语言（有许多古旧特征的撒丁语）有别，另一方面又和许多“外部”语言（法语、雷托罗曼语、巴尔干—罗曼语）不同，“外部”语言有大量的创新现象，受到不同系统语言的影响很大。“连续罗曼语序列”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同罗曼语的类型特征。

罗曼诸语言以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发展趋向为特点，但这些趋向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的程度有所区别。许多情况下它们在法语中体现得最充分，巴尔干—罗曼诸语在这方面总体而言表现得最特殊。音素构造在元音系统方面的特点是：1）拉丁语元音的音量差异小于音质差异，形成了由7个元音（i, e, ε, a, o, u）组成的罗曼语（除撒丁语外）共同的元音系统。意大利语中这一系统保留得最为完整。在葡萄牙语和法语，尤其是法语中，音节的开/闭差别发生重组，不总是和词源相吻合。在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中，音节的开/闭区别不再具有音位性质。有些语言中出现了特殊的元音，如法语和葡萄牙语中的鼻元音，法语、普罗旺斯语和雷托罗曼语中的唇化元音 *ö, ü*，巴尔干—罗曼诸语中的中舌元音 *î, â*；2）由于重音下的二合元音化或元音间辅音脱落而形成二合元音，（古法语中的许多二合元音发生紧缩）；3）非重读音音（包括词末元音）弱化，在法语中贯彻得最严格，意大利语中最不严格；所有罗曼语的非重读音节中都可见到 *e/ε* 和 *o/o* 的中和现象。在辅音系统方面的特征是：1）辅音音组发生简化与变更，比如拉丁语词 *clavem* ‘钥匙’中的[kl]在法语中读作[kl] (*clef*)，但在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中读作[kj] (*chiave, cheie*)，西班牙语读作[λ] (*llave*)，葡萄牙语读作[j] (*chave*)。音组 *kt, ks, kw, gw, ns, st* 等以及颚化辅音的变更方式也各不相同。颚化塞音[tj], [dj], [kj]变为塞擦音，后来在一些语言中又进而变为擦音（试比较：拉丁语 *facies* ‘脸’，民间拉丁语 *facja*，意大利为 *faccia*，罗马尼亚语 *fafa*，西班牙语 *haz*，法语 *face*）；2）元音间的辅音松弛化（浊化）或弱化。试比较：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 *vita* ‘生命’在西班牙语中为 *vida*，在法语中为 *vie*；拉丁语的 *luna* ‘月亮’在葡萄牙语中为 *lua*；3）形成闭音节的辅音松弛化、弱化，罗曼诸语言趋向于开音节化、辅音组合受限、语流中词与词读音连接在一起（尤其是法语）。

罗曼诸语言属于分析性趋势很强的的屈折语（尤其是法语口语）。形态表达并不是常规性质的（语法范畴有时形式上不予表达或出现同音形式）。名词有数、性的范畴（阳性和阴性，拉丁语的中性形式在阳性和阴性之间重组），名词没有格的范畴（但古法语和古普罗旺斯语曾保留格范畴；仅巴尔干—罗曼诸语中有二元的格系统），客体关系通过前置词表示。罗曼诸语的一个特点是具有多种冠词形式：复数不定冠词形式（法语 *des*，意大利语 *dei*，西班牙语 *unos*，罗马尼亚语 *niște*）、意大利语和法语的部分量冠词（*del, du*）、巴尔干—罗曼诸语的指示冠词和物主冠词（罗马尼亚语 *cel, al*）。代词保留着格系统的成分，罗曼诸语的特点是存在两列宾语代词：独立代词和虚词性代词（依附于动词的代词），如与格‘我’在法语中为 *me, à moi*，西班牙语中为 *me, a mi*，意大利语中为 *mi, a me*。法语中有依附于动词的

主语代词，法语和意大利语中有副词性代词（副代词）（en, ne）。宾语代词在巴尔干—罗曼诸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化程度较高，通过重复宾语表达（如罗马尼亚语 *îl văd pe profesorul nostru*，逐词义为‘我看到他，我们的老师’）。罗曼语中的形容词在所有位置上都与名词保持性和数的一致，但也有一些形容词没有性的变化（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 *verde* ‘绿色的’，法语口语中这类词很多）。副词通常由形容词借助后缀 *-ment(e)* 构成（来源于拉丁语的 *mens, -tis*；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lentamente* ‘缓慢地’，法语为 *lentement*），但罗曼诸语言的副词除外，它们与形容词的无标记形式相同（罗马尼亚语 *rău* ‘不好的；不好地’）。罗曼诸语言以动词具有分支状形式系统为特点。拉丁语综合性的被动形式、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形式通常没有在罗曼诸语中被继承下来（综合性的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形式在伊比利亚罗曼诸语言中仍保留着）。由辅助动词和非人称形式（分词、不定式、动名词）构成的动词分析形式得到广泛使用，如拉丁语将来时通过“有”（罗马尼亚语“想”、撒丁语“应当”）加动词不定式的**迂说法**（перифраза）为基础构成的形式（西班牙语 *cantar á* 罗马尼亚语 *va cânta*）表示。动词不定式与过去时助动词组合构成假设意义形式，作为专门的陈述式将来时或专门的式形式（条件式）使用。罗曼语动词的典型表格包括 4 种式形式和 16 种时间形式。陈述式的时间形式有 8 种：现在时、简单完成时（撒丁语中少用）、未完成过去时、将来时、复合完成时、先过去时（罗马尼亚语中没有）、愈过去时、先将来时（后 4 种多是分析性的）；条件式有 2 种（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普罗旺斯语有 4 种）；虚拟式有 4 种（罗马尼亚语有 2 种，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有 6 种）；命令式有 2 种（简单形式和较少使用的复合形式）。体范畴意义通过对立的未完成过去时/完成时、简单形式/复合形式以及动词词缀和迂说法表示。存在主动态和被动态，以及表达反身（间接反身）、相互（间接相互）、被动和不定人称意义的代词形式。罗曼诸语言的动词非人称形式独具特色[不定式、各种动名词、分词 II（完成时分词），有的语言还有分词 I（现在时分词）]。有些罗曼语的不定式容易被句法名词化。广泛采用非人称形式构建迂说法表达体、时、式和态的意义（如“作”加不定式表示使动态，法语 *aller* 加不定式表示最近将来时，西班牙语的 *estar* 加动名词表示持续行为）。

词序在许多情况下是固定的：在动词复合形式中辅助动词位于分词（不定式）之前，只在巴尔干—罗曼语中可能倒置。形容词通常尾随名词之后（形容词前置是标记用法），而（前）**限定词**置于名词前（巴尔干—罗曼语除外）。在以 SVO 为词序的罗曼语中（尤其是在法语中），倒置的可能性受限。

罗曼诸语言的构词特点表现在，形容词容易转换为名词，名词和形容词的许多后缀相同，可以名词为生产词构成动词，有指小意义的构词方式（除法语外）。沿袭自拉丁语的词构成罗曼诸语的词汇基础，虽然它们的词汇意义常发生变化。有许多早期借词源自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和古希腊语（特别是通过拉丁语借用），巴尔干—罗曼诸语中有些借词源自斯拉夫语。较晚时期的一些拉丁语借词和以拉丁—希腊语为基础构建的科学术语系统在罗曼语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些原因，一个构词词族往往包括语音有别的词干：其中有的词干来源于民间口语，有的源于借自拉丁语的书面语词，这使得构词理据性受到削弱。

罗曼诸语言使用拉丁字母系统，但巴尔干—罗曼诸语言的文字是在基里尔字母基础上产生的。1860 年后，罗马尼亚语改用拉丁字母，而摩尔多瓦语仍保留原来的文字，直到 1989 年才通过了改用拉丁文字的决定。拉丁语中没有的音素罗曼诸语言使用字母组合、变音符号、词中字母位置等方法表示。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尤其是法语中，历史词源拼写法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罗曼语不同，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须标词重音（意大利语也标，但规定性不很严格）。

Сергиевский М. В., Введение в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1952.

Бурсье Э., Основы роман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2.

- Будагов Р. 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е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3.
- Его же, Сходства и несходства между родственными языками. Роман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М., 1985.
-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ом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ыпуски:
- Гурычева М. С., Катагощина Н. А., Галл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4.
- Гурычева М. С., Итал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6.
- Катагощина Н. А., Вольф Е. М., Ибер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8.
- Лухт Л. И., Румы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0.
- Бородин М. А., Рет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Л., 1973.
-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М., 1972.
- Йордан Й.,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рум., М., 1971.
- Бородин М. А., Рет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Л., 1973.
-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М., 1972.
- Степанов Г. В., Типология языковых состояний и ситуа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романской речи, М., 1976.
- Грамматик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ром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8.
- Гак В. Г.,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ома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М., 1984 (лит.).
- Его же, Введение во французскую филологию, М., 1986.
- Алисова Т. Б., Репина Т. А., Таривердиева М.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романскую филологию, М., 1987.
- Meyer-Lübke W., Grammatik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 Bd 1—4, Lpz., 1890—1902.
- Его же, Ro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Aufl., Hdlb., 1935.
- Wartburg W. von, Die Ausgliederung der romanischen Sprachräume, Bern, 1950.
- Elcock W. D., The romance languages, L., 1960.
- Tagliavini C., Le origini delle lingue neolatine. Introduzione alla filologia romanza, 4 ed., Bologna, 1964.
- Bal W.,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romane, P., 1966.
- Bec P., Manuel pratique de philologie romane, t. 1—2, P., 1970—1971.
- Manoliu-Manea M., Gramatică comparată a limbilor romanice, Buc., 1971.
- Vidos B. E., Manual de lingvistică română, Madrid, 1973.
- Camproux C., Les langues romanes, 2 éd., P., 1979.
- Renzi L., Nuova introduzione alla filologia romanza, Bologna, 198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罗马尼亚语 (Румын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Т. А. 列宾娜 (Т. А. Репина); 译者: 于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

罗曼诸语言之一 (属巴尔干—罗曼语支), 罗马尼亚的官方语言, 使用人口总数 2280 万以上。罗马尼亚语分为以下几种方言: 巴纳特方言、克里沙纳方言、蒙特尼亚方言、摩尔多瓦方言 (罗马尼亚境内摩尔多瓦历史地区的方言)、马拉穆列什方言。

罗马尼亚语的特点是存在具有形态区别功能的腭化辅音音位, 比如 lup ‘狼’ (单数) / lupi [lup] ‘狼’ (复数)。定冠词置于名词之后, 比如 lupul (试比较法语 le loup)。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有格的变化。名词除了阳性、阴性之外, 还有共 (中) 性。在依附于动词的位置上使用的是虚拟式 (конъюнктив), 而非不定式, 这一点与西罗曼诸语言一致 (比如 ‘我想走’ 在罗马尼亚语中为 vreau să plec; 在法语中为 je veux partir)。没有时间一致关系。在词汇方面受南斯拉夫语言的影响很大。罗马尼亚语属巴尔干语言联盟, 其上述特征与近亲的摩尔多瓦语是一致的, 有些特征还存在于南多瑙河的各种罗曼语地方话中, 这些地方话被称之为语言或地域方言, 比如阿罗马尼亚语或称阿罗蒙语 (使用人口 10 余万, 居住在巴尔

干半岛国家, 主要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麦格莱诺语或称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约 2 万人, 主要在希腊)、伊斯特拉罗马尼亚语(约 0.1 万人, 居住于南斯拉夫的伊斯特拉半岛)。在与南多瑙河诸语言(方言)进行对比研究时, 罗马尼亚语也称达基亚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语最早的古文献(书信、公文、宗教文本译文)产生于 16 世纪初。罗马尼亚标准语开始形成于 17 世纪(历史纪事)。18 世纪末开始出现文学作品。最初使用基里尔字母系统书写(参见**基里尔字母**), 1860 年被拉丁字母取代。

Будагов Р. А., Этюды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мы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58.

Репина Т. А., Румы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68.

Лухт Л.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ом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Румы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0.

Iordan I., Limba română contemporană, [Buc.], 1956.

Coteanu I., Elemente de dialectologie a limbii române, Buc., 1961.

Berceanu B. B., Sistemul gramatical al limbii române, Buc., 1971.

Lombard A., La langue roumaine. Une présentation, P., 1974.

Avram M., Gramatica pentru toți, Buc., 1986.

Русско-румы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67.

Румы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 Бухарест, 1980.

Dicționarul ortografic, ortoepic și morfologic al limbii române, Buc., 1982.

Dicționarul limbii române, t. 1—10, Buc., 1913—1987.

Dicționarul explicativ al limbii române, [Buc.], 1984.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摩尔多瓦语 (Молдав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К. В. 巴赫尼扬 (К. В. Бахнян); 译者: 张志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罗曼诸语言之一(属巴尔干罗曼语次语支), 通用于摩尔多瓦等地。使用人口超过 250 万人。有 4 个地方话组: 西北地方话组、东北地方话组、中部地方话组、西南地方话组。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接近, 并且具有同样的语法结构特征。在标准规范层面与罗马尼亚语区别很小, 在语音系统(较大程度地接近于口语)和词汇系统(大多数是从俄语借用来的)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其标准语的形成过程起始于 16—17 世纪, 临近 19 世纪下半叶时最终形成。文字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 从 19 世纪起使用俄语世俗字体(1932—1939 年间曾使用拉丁字母); 1989 年通过了改用拉丁文字形式的决议。在苏维埃时期产生了一批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术语, 确立了语法和正字法的规范, 扩大了标准语的功能语体系统。

Шимарев В. Ф., Ром. Языки Юго-Вост. Европы и нац. язык Молд. ССР, ВЯ, 1952, № 1.

Молд. язык, в кн.: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 эпоху, т. 3, М., 1973.

Филология советикэ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Кишинэу, 1974.

Гуцул Л. А., Рошкован Е. И., Молд. сов. яз.-знание (1924—1974).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Киш., 1975.

Рошкован Е.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оветикэ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1975—1980).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Кишинэу, 1983.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молд. нац. языка, Киш., 1983.

Еремия А. И., Лунгу М. С., Молд. Ономастика (1924—1984), Киш., 1984.

Молд.-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1.

Рус.-молд. словарь, Киш., 1976.

Рус.-молд. словарь, т. 1—3, Киш., 1986—1988.

Молд.-рус. словарь, Киш., 1988.

Дикционар експликатив ал лимб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вол. 1—2, Кишинэу, 1977—1985.

Скурт дикционар етимоложик ал лимб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Кишинэу, 1978.

Дикционар диалектал (Кувинте, сенсуре, форме), вол. 1—5, Кишинэу, 1985—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阿尔巴尼亚语 (Албан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В. П. 涅罗兹纳克 (В. П. Нерознак) 译者: 陈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印欧诸语言之一, 处于孤立地位, 单独构成一个特殊的语族。作为已经消失的巴尔干半岛古印欧语(古巴尔干语)的延续, 阿尔巴尼亚语起源上与伊利里亚语和梅萨普语十分接近, 与色雷斯语也有非常重要的联系。阿尔巴尼亚语分布于阿尔巴尼亚(使用人口 286 万人; 为官方语言)、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使用人口 185 万人)、意大利(使用人口 12 万人)、希腊(使用人口 6 万人)。其他为数不多操阿尔巴尼亚语的人生活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敖德萨州)。

阿尔巴尼亚语分布区划分为两个基本方言区: 南部托斯克方言区和北部盖格方言区, 两者均再划分为众多地方话。19 世纪末, 以托斯克和盖格方言为基础形成了两个版本的现代标准阿尔巴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方言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托斯克方言中存在 r 音化现象([s], [z]类型的音素摩擦特征逐渐弱化, 同时一定程度上获得响音的特征, 从而转换为 [r]类音素), 有中性音素 ə、二合元音 ua, 用虚拟式(конъюнктив)替代不定式形式; 而盖格方言中存在响音、二合元音 ue、不定式形式, 但没有 r 音化现象。阿尔巴尼亚语方言的区别还体现在形动词、副动词及某些时间形式的构成方式以及词汇的一系列特点上。在阿尔巴尼亚, 托斯克方言在使用中占据主导地位。

阿尔巴尼亚语有 7 个元音音位和 29 个辅音音位。元音系统的特点表现在: 托斯克方言没有鼻元音, 而盖格方言有(试比较: â, ô); 存在与德语[ɥ]发音相同的特殊唇化元音 y 和混合位弱化元音 ě 辅音系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有中舌音 dh(d)和 th(θ), 弱辅音 l, r 和强辅音 ll, rr, 中舌音 q, gj 和塞擦音系列 c, ç, x, xh。阿尔巴尼亚语以固定重音为特点(大多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古印欧语词首和词末非重读音素消失或发生弱化, 印欧语的长、短二合元音由于单元音化或被次生短二合元音取代而丧失。

就语法结构而言, 阿尔巴尼亚语属于综合语或称屈折语, 其中的古代屈折成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受了一些剧烈的变化。阿尔巴尼亚语的名词系统包括 3 个性(阳性、阴性、中性), 6 个格(属格和与格形式重合), 4 种变格法; 名词存在有定和无定形式, 冠词前置或后置。动词有两种变位法, 包括式形式(6 种)和时间形式(3 种简单形式和 5 种复杂形式)的分支系统。

句法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对自由的词序。除了印欧语固有词外, 阿尔巴尼亚语的词汇构成还包括不同时期的大量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法语借词。在与其他语族(保加利亚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长期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中, 阿尔巴尼亚语形成了一系列巴尔干语的结构类型学特征(所谓的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 与这些语言一起构成了巴尔干语言联盟。

第一批巴尔干语书面文献资料可追溯到 15 世纪(帕尔·恩杰尔主教《洗礼祷告语》, 1462 年)和 16 世纪(焦·布祖库《弥撒》, 1555 年)。

对阿尔巴尼亚语的系统科学研究始于 19 世纪中叶(J. G. 哈恩和 F. 葆朴的著述)。为阿尔巴尼亚语语言学做出巨大贡献的有 G. 迈尔、N. 约克尔、E. 恰贝伊、St. 曼、C. 塔利亚维尼、V. 齐莫霍夫斯基、E. P. 汉普等, 他们研究了阿尔巴尼亚语的共时和历时发展、语言史、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问题。原苏联学者 A. M. 谢利舍夫、A. B. 杰斯尼茨卡娅为阿尔巴尼亚语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谢利舍夫研究了阿尔巴尼亚语与斯拉夫语的联系和巴尔干语言的共同结构特征问题; 杰斯尼茨卡娅首次系统描写了阿尔巴尼亚语方言, 研究了阿

尔巴尼亚标准语形成、民间创作、古阿尔巴尼亚语语言状态重构以及阿尔巴尼亚语与其他印欧语之间的分布区关系等问题，她创建了原苏联阿尔巴尼亚学学派。在阿尔巴尼亚语语言学领域成果卓著的还有 O. C. 希罗科夫、M. A. 加宾斯基、A. B. 茹格拉、B. П. 涅罗兹纳克、И. И. 沃罗宁娜、Ю. А. 洛帕绍夫，他们研究的是阿尔巴尼亚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历史发展和起源，以及阿尔巴尼亚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在巴尔干语言联盟中的角色等问题（另参见巴尔干学）。

Селищев А. М., Славян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Албании, София, 1931.

Жугра А. В., Алба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за 50 лет, М., 1967.

Деницкая А. В., Албанский язык и его диалекты, Л., 1968.

Габинский М. А., Появление и утрата первичного албанского инфинитива, Л., 1970.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6.

Hahn J. G., Albanesische Studien, SbAWW, 1883-1897, Bd 104, 107, 132, 134, 136.

Jokl N., Linguistisch-kultur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aus dem Bereiche des Albanischen, B.-Lpz., 1923.

Daka P., Rrëmbet për bibliografinë e gjuhësisë shqiptare, 1-5, «Studime filologjike», 1964-1967.

Cabej E., Studime gjuhësore, v. 1-6, Prishtinë, 1975-1977.

Žugra A.V., Bibliograph é der albanologischen Arbeiten der sowjetischen Sprachforscher,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Albanologischen Kolloquiums, Innsbruck 1972», Innsbruck, 1977.

Fjalor i gjuhës së sotme shqipe, Tiranë, 1980.

Краткий албан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2 изд., 195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希腊语（Греческий язык）

〔作者：B. П. 涅罗兹那克（B. П. Нерознак）；译者：靳铭吉，黑龙江大学〕

印欧诸语言中的一种（希腊语族）。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南部及与该半岛毗连的伊奥尼亚海和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埃维娅岛、莱斯沃斯岛、罗得岛、塞浦路斯岛），阿尔巴尼亚南部，埃及，意大利南部及原苏联。操希腊语的总人数大约 1220 万，其中希腊 950 万，塞浦路斯 53 万。希腊语是希腊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和土耳其语并列为官方语言。

希腊语归属印欧方言区西区，与古马其顿语曾有极为密切的谱系关系。希腊语的历史可分为 3 个主要时期：古希腊语时期（公元前 14 世纪—公元 4 世纪）、中古希腊语时期（5—15 世纪）和新希腊语时期（15 世纪以来）。古希腊语时期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古语阶段（公元前 14—公元前 12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经典语阶段（公元前 8—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形成共同希腊语（共同语）的希腊化阶段（公元前 4—公元前 1 世纪）和晚希腊语阶段（1—4 世纪）。古希腊语区分出不同的方言群：伊奥尼亚—阿提卡方言群（伊奥尼亚和阿提卡方言）；阿卡迪亚—塞浦路斯（南亚该亚）方言群和埃奥里亚（北亚该亚）方言群，这两种方言群与克里特—迈锡尼文献的语言有谱系关系（可统称为亚该亚方言）；多里安方言群。古典时期有大量著作出版：用伊奥尼亚大方言创作的有赫西俄德和希罗多德，用阿提卡大方言创作的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悲剧）、阿里斯托芬（喜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历史）、德摩斯梯尼（演说术），用埃奥里亚大方言创作的有阿尔凯奥斯和萨福（抒情诗），用古伊奥尼亚—埃奥里亚大方言创作的有品达（合唱抒情类）。古老的方言因存在众多的铭文而为世人所知。荷马的叙事语言（公元前 8 世纪）中包含着几种方言层：南亚该亚方言层，稍晚的埃奥里亚方言层及纯伊奥尼亚方言层。公元前 5 世纪末，阿提卡大方言成为希腊标准语，希腊化时期在阿提卡和伊奥尼亚大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希腊共同语的两个不同变体——标准体和口语体。后来，受罗马的影响，

阿提卡大方言重新回归为标准语规范（所谓阿提卡风格），而这导致了标准语与口语之间的分离，并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语言传统。

古希腊的元音系统由 5 个元音音位组成，5 个音位在音的长短（a, o, i, e, u）上相互对立。相邻的元音汇合成一个长元音或双元音，双元音分为纯双元音（短元音与 i 或 u 组合）和非纯双元音（长元音与 i 组合）。重音为乐调重音，自由重音，分为锐重音、钝重音和折重音 3 类。辅音系统包含 17 个音位，分别为塞浊音（b, d, g）、塞清音（p, t, k）、送气辅音（ph, th, ch）、鼻音（m, n）、流音（r, l）、塞擦音（dz, ks, ps）和擦音（s）。送气音以区分强弱两类为特点。印欧语音位反映在在希腊语中的变化特点是：r, l, m, n > ra, ar; la, al; a, am; a, an; *bh > ph; *dh > th; *k', *g', *g' h > k, g, ch. 圆唇软腭音（q^w, g^w 系列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本中可以见到）在大多希腊方言中有所体现，当它位于前元音前时，成为前舌音（t, th, d），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成为唇音（p, b, ph）。

古希腊语的词法学特征是：名词系统中存在 3 种性（阳性、阴性、中性），并以冠词为其标记；3 个数（单数、复数、双数），5 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3 种变格法（第一种词干以 a 结尾，第二种词干以 o 结尾，第三种词干以其他元音或辅音结尾），动词有 4 种式（陈述式、命令式、假定式、愿望式），3 种态（主动态、被动态、中动态），2 种类型的变位形式（以 -ō 结尾的和以 -mi 结尾的），2 种时态：基本时间（现在时、将来时、完成时）和历史时间（不定过去时、未完成时、过去完成时）。

句法的主要特点是词序自由，句际并列联系和主从联系系统较为发达。语气词和介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构词手段系统包括前缀、后缀和复合构词。古希腊语有着丰富的词汇系统，该词汇系统含有若干词层：固有希腊词、前希腊词（包括佩拉斯吉词）和源自闪米特语、波斯语和拉丁语的外来词。古希腊语词汇是形成现代科学技术术语除拉丁语词汇外的另一个来源。

在古希腊语的晚期希腊语和中古希腊语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主要在语音方面的重要变化（i 音化，即若干元音和双元音（ē, ei）转读为 i；丧失送气音等），这些变化为新希腊语奠定了基础。新希腊共同语是以南部方言为基础形成的，于 18—19 世纪在城市中广为流行。除了共同语外，新希腊语还区分为 4 种方言：具有古伊奥尼亚特征和中希腊语形态特征的本都方言，与本都方言相近，但却深受土耳其语影响的卡帕多基亚方言，唯一继承多利安方言的察光方言以及下意大利方言。新希腊标准语以两种形式存在：纯语——被纯洁化了的、继承传统阿提卡规范的守旧形式；民间语——在希腊中心地区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民间口语形式。

新希腊语保存了 5 个元音，但丧失长短音的区别。重音变成力重音，没有锐调、钝调和折调之分。辅音系统出现了一些新的音素：唇齿音（v），齿间浊音（ð）和齿间清音（θ）。词法中的双数消失了，格系统缩减（只留下主格、属格和宾格；呼格只阳性名词有）。动词时系统发展出一些新的复杂时间构造模式（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和将来时）。一系列特点使新希腊语与其他巴尔干语相一致起来（参见**巴尔干语言联盟**）：属格和与格相重合；不定式、将来时分析形式消失。在句法方面，新希腊语主句中的自由词序多体现为 SVO（主体—动词—客体）。巴尔干语言重合单位在句法上体现为宾语重叠和重复代词使用。希腊语与巴尔干语的相似甚至还体现在熟语中。新希腊语的词汇组成中既包含一些新词层，同时也包含相当数量的源自古希腊语的古词以及来自罗曼语、斯拉夫语和突厥语的外来词。

最古老的书面文献资料可上溯至公元前 14—公元前 12 世纪，用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书写（见**克里特文字**）。首批希腊拼音文字古代文献出现于公元前 8—公元前 7 世纪。

Соболевский С. И.,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й язык, М., 1948.

Белецкий А. 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новогре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кн.: Иоаннидис А. А., Новогрече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50.

- Шантрэн П.,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морфология гре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3.
- Тронский И. М.,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Л., 1973.
- Широков О. С., История гре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3.
- Гринбаум Н. С., Ранние формы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й), М., 1984.
- Hatzidakis G., Einleitung in die neugriechische Grammatik, Lpz., 1892.
- Bechtel Fr., Die griechische Dialekte, Bd 1—3, B., 1921—1924.
- Meillet A., 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 3 éd., P., 1930.
- Thumb A., Kieckers E., 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e, Bd 1, Hdlb., 1932.
- Thumb A., Scherer A., 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e, Bd 2, Hdlb., 1959.
- Schwyzer E., Griechische Grammatik, 2 Aufl., Bd 1—3, Münch., 1959—1960.
- Mirambel A., La langue grecque moderne, P., 1959.
- Дворецкий И. Х.,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2, М., 1958.
- Иоаннидис А. А., Русско-новогре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2 изд., М., 1983.
- Frisk H., 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Bd 1—3, Hdlb., 1960—1972.
- Chantraine P., 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grecque, v. 1—4, P., 1968—1977.
- Andriotis N., Lexikon der Archaismen in neugriechischen Dialekten, W., 1974.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阿拉伯语 (Араб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А. Г. 别洛娃 (А. Г. Белова);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闪米特诸语言之一, 通行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共和国、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马耳他、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索马里、吉布提、乍得共和国。在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和乌兹别克境内, 还有一些阿拉伯语方言岛。使用人口超过 2.4 亿人。系所有阿拉伯国家、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和吉布提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联合国 6 种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

自古以来, 阿拉伯语方言种类繁多, 自 6—7 世纪起, 就有多种部落方言。这些部落方言以语音特点为基础分为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后来, 阿拉伯语方言不再以部落来划分, 而代之以社会地域区分: 定居居民方言 (城乡方言) 和游牧民族方言相对立。现代方言分为 5 种: 东部方言 (美索不达米亚方言)、阿拉维方言、中部阿拉伯方言、埃及—苏丹方言、北非方言 (马格里布方言)。现代阿拉伯语方言的语音和形态体系, 从类型学上来看, 与最近阶段的闪米特诸语言相符合。

在 5—6 世纪前伊斯兰时期的诗歌中和 7 世纪的古兰经语言中, 就已经开始形成阿拉伯标准语的古典形式。总体而言, 在现代文学以及书面交际领域中, 阿拉伯标准语大致保存了下来。其语音的特点之一是有数个齿间擦音和一个浊塞擦音 ġ。形态领域有阿拉伯语方言和其他闪米特语言已经丧失的三元格系统。

属于阿拉伯语最古老文字遗迹的有: 用萨巴文字刻写的赛木德铭文 (Thamudic)、列哈亚尼 (Lihyanitic) 铭文和萨法 (Safaitic) 铭文 (公元前 5 世纪—公元 4 世纪), 用奈伯特文字刻写的奈麻赖铭文 (4 世纪), 用接近于早期库法阿拉伯字体的阿拉米文字刻写的宰伯德铭文和哈兰铭文 (6 世纪)。第一个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古典阿拉伯语的文字遗迹是古兰经 (7 世纪中期, 参见阿拉伯文字)。

Юшманов Н.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лит. араб. языка, 3 изд., М., 1985.

Шарбатов Г. Ш., Совр. араб. язык, М., 1961.

Гранде Б. М., Курс араб. грамматики в сравнит.-ист. освещении, М., 1963.

- Белкин В. М., Араб,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М., 1975.
- Blachère R., Gauthier-Demombynes M., Grammaire de l'arabe classique, v. 1—2, P., 1960.
- Brockelmann K., Arabische Grammatik, Lpz., 1960.
- Cantineau J., Cours de phonétique arabe, P., 1960.
- Cohen D., Koinè, langues communes et dialectes arabes, в кн.: Arabica, t. 9, Leiden, 1962.
- Bakalla M. H., Bibliography of Arabic linguistics, L., 1975.
- Grundriss der arabischen Philologie, Bd 1— Sprachwissenschaft, Wiesbaden, 1982.
- Рус.-араб.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В. М. Белкина, М., 1967.
- Баранов Х. К., Араб.-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76;
- Butrusal-Bustani, الـمدى بـطرس, Muhīt al-muhīt fī al-lughat wa'istilāhāt al-'ulūm, [المدى بـطرس], 1—2, Beyrut, 1867—1870.
- Luis Ma'alūf, Al-Munjid, Beirut, 196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亚述语 (Асс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И. М. 季亚科诺夫 (И. М. Дьяконов);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又称现代叙利亚语 (Новос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旧称艾索尔语 (Айсорский язык)。后期闪米特诸语言之一 (根据 И. М. 季亚科诺夫的分类, 属于中北部闪米特语支, 或称西北闪米特语支, 阿拉米次语支)。分布于下列国家的各别区域 (其周围均使用其他的语言): 伊朗 (乌鲁米湖地区)、伊拉克 (摩苏尔和巴格达北部地区)、叙利亚 (图尔—阿布丁山和哈布尔河流域地区)、土耳其 (库尔德斯坦山脉和凡湖地区)、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各别地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往往在大城市)。使用人口总数约 33 万人, 其中在原苏联约 1.5 万。亚述语的口头方言之间相互差别很大, 这不仅由于使用者所处的地域相互隔绝, 而且还因为宗教上的差异。

亚述语的语音在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其中包括开音节中的古阿拉米语非重读中立元音的消失, 结果导致词首辅音的连缀, 使原有的最前面的几个音节消失。

名词中未保留闪米特语言的名词状态范畴。冠词-a 变成了名词的共有词尾。人称独立代词、后缀物主代词和客体代词系统在语音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动词系统与其他闪米特语相比已经完全重组: 体的系统被时的系统 (将来时、具体现在时、持续现在时、未完成具体过去时、未完成持续过去时、第一完成过去时和第二完成过去时、完成时、第一过去完成时和第二过去完成时) 所取代。区分了陈述式、假定式和条件式, 命令式, 肯定变位法和否定变位法。保留了两个派生词基——强化 (行为强化) 词基和使役词基。句子中的词序相对自由。

19 世纪中期以前, 亚述人 (自称阿图赖人) 把古叙利亚语用作标准语 (参见阿拉米诸语言) 使用。19 世纪 40 年代, 在乌尔米耶方言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亚述标准语。后来这一标准语又有所变化, 考虑到发音上更为古朴的摩苏尔方言因素, 同时用叙利亚语固有词替换了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土耳其语借词。亚述语的文字以叙利亚文字为基础。

Церетели К. Г., Совр. асс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М., 1964 (лит.).

Macleán A. J., Grammar of the dialects of vernacular Syriac, Camb., 1895.

Polotsky H., Studies in modern Syriac,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Manchester, 1961, v. 6.

Калашев А., Рус.-айсорский и айсорско-рус. словарь, Тифлис, 1894.

Macleán A. J., A dictionary of the dialects of vernacular Syriac, Oxf., 1901.

Oraham A. J., Dictionary of the stabilized and enriched Assyrian language and English, Chi., 194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希伯来语 (Иврит)

[作者: В. Я. 波尔霍莫夫斯基 (В. Я. Порхо́мовский); 译者: 孙淑芳, 黑龙江大学]

古犹太语的现代变体, 在密西拿时期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属新阶段的闪米特语。以色列国的官方语言 (与阿拉伯语并列), 使用人口 440 万。

到公元前第一千年中叶时, 古犹太语不再作为口语使用, 但仍然是宗教活动和崇高语体的精神文献和世俗文献的语言。18—19 世纪下半叶, 以古犹太语为基础形成伊夫里特语, 主要是东欧地区的犹太人作为启蒙和文学作品的语言使用。19 世纪下半叶起, 伊夫里特语也成为日常交际的口语。在 20 世纪初前, 该语言有数种发音规范, 其中最重要的有阿什肯纳兹发音规范 (在东欧的日耳曼系犹太人中间) 和谢法尔迪发音规范 (在地中海东部、荷兰、法国南部和其他国家的西班牙系犹太人中间)。后一种规范占据了主导地位, 据认为, 该规范接近于早期中世纪的发音规范。

希伯来语现代语音共通语的辅音系统特点是古代辅音系统的改造: 包括音的转化 $\text{q} > \text{v}$, $\text{ḥ} > \text{x}$, $\text{k} > \text{x}$, $\text{p} > \text{f}$, $\text{q} > \text{k}$, $\text{t} > \text{t}$, $\text{s} > \text{s}$, $\text{ṣ} > \text{c}$, 强势辅音 (эмфатические согласные) 和 ' 的脱落以及没有辅音重叠。元音系统以隐现元音 ə 消失、长/短元音以及 $\text{ä}/\text{e}$ 之间的区别消失为特点。希伯来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是动词时系统发达, 有过去时 (完成体)、现在时 (形动词做谓语)、将来时 (未完成体), 还有合成过去时 (形动词 + 动词变位形式 *haya* ‘是’)。除领属结构, 即所谓相互关联状态外还广泛使用带属格助词 *šel* 的结构。句法特点是没有时序列, 以自由词序为主。构成从属句时积极使用连接词 *še*。希伯来语词汇系统以古犹太语词汇为基础, 词汇丰富的方式是古词产生新义 (如《圣经》中的 *xašmal* ‘琥珀’ 现代希伯来语产生新义 ‘电, 电学’)、固定词组和缩写词词汇化、构成动名词, 以及借入古代和现代语言, 包括阿拉伯语、俄语、英语、德语、依地语等语言的词。文字为传统的古犹太文字 (参见西闪语文字)。

Ben-Yehudah E., Thesaurus totius hebraeatis, Bd 1—17. Jerusalem — B., 1908—40.

Chomsky N.,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w. Phil., 1951.

Even-Shoshan A., Milon xadash menukad u-metsuyar, v. 1—4, Yerushalayyim, 1960.

Шапиро Ф. Л., Иврит-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古犹太语 (Древнееврей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И. М. 季亚科诺夫 (И. М. Дьяконов); 译者: 黄东晶, 黑龙江大学]

闪米特诸语言之一。在《圣经》(旧约, 公元前 12—公元前 3 世纪) 以及巴勒斯坦出土的古代陶土碎片铭文 (公元前 8 世纪—公元 2 世纪) 中都保留有这种语言。古代曾被称作迦南语, 各种巴勒斯坦地方话的称谓不尽相同 (如 “朱迪亚语”)。直至公元后最初的几百年, 该语言仍然作为口语存在。后来的阶段是所谓的密西拿犹太语 (《塔木德》早期片段所用的语言), 其特点是词汇的创新, 涌现大量阿拉米词、希腊词、拉丁词和其他语言的借词, 以及在形态和句法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由于必须懂得古犹太语是宗教信条之一, 所以除一些日常生活语言 (参见依地语、拉迪诺语) 外, 积极掌握古犹太语在中世纪和新时期的犹太人中形成普遍的风气; 用古犹太语创作了许多宗教、哲学、科学及文学作品。随时间推移, 古犹太语的变化越来越大, 其现代 “后裔” ——现代希伯来语应被视为一种单独的语言。

作为所谓中古阶段的闪米特语, 古犹太语同其他远古阶段的闪米特语相比, 辅音音位及二合元音音位系统简化, 元音音位系统有所扩大, 格的词尾形式消失, 动词系统也被重组。

辅音包括唇音 p , b , 齿塞音 t , ṭ , d , 塞擦音 s , ṣ , z , š , ś , 软腭塞音 k , q (可能是后软腭音), g , 软腭摩擦音 ḥ (书写同 h) 和 γ , 喉音 h (书写同 ʕ), ʕ , 吐气音 h (部分来自共同闪米特语 * š), 喉爆破音 ʔ , “半元音” u , i , 响音 m , n , l , r 。元音音位系统或可

构拟为 *ā, *ē, *ī, *ō, *a, *i, *u. 最初书面表达的只有一些长元音（借助构成部位相同的辅音）；后又创造出一些**变音符号**表示元音（参见**西闪米特文字**）。

词根通常包含三个辅音；音节不能以单个元音或两个辅音开头，也不能以两个辅音结尾。在没有元音词尾的情况下（如格词尾），词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有时落在倒数第二音节。重读元音在停顿时可以拉长，重音也可移至词首，但这同时会对元音语音实现产生不同的影响。

名词有阳性、阴性和单数、复数、双数之分。根据句法作用不同，名词可处于独立状态、关联状态（结构状态）和代词前状态（代词状态），这些状态通过重音和元音符号（огласовка）加以区分，如独立状态 *ḥōk*，相互关联状态 *ḥok*，代词前状态 *ḥuk*’k-ō ‘法律’。古犹太语的变格系统已消亡，只有以 -ah > -ā 为词尾的方位格残存下来：’ārāṣ ‘地面’，’arṣ-ā ‘向地面’。有定冠词 ha-（< *han-?），其后的起首辅音加长：mālāk ‘君主’（无定），hammālāk ‘君主’（有定）。形容词和名词主要在句法上加以区别；关系形容词（关系标记）通过后缀 -ī, -ai, -ā（阳性）；-it（阴性）；-iīm, -īm, -iōt（复数）构成。古犹太语的数词与共同闪米特语一致。名词句之外的独立人称代词仅用于强调人称；动词的人称由主体标记表达。物主代词和客体代词是后缀性质的（后附词）。动词具有双体系统：前后缀主体变位的未完成体和后缀变位的完成体，但式范畴及被动态欠发达。和所有的闪米特语一样具有**词基**系统。动词句的词序为 PSO，而名词句的词序通常与之相反，系词（名词性、动词性、代词性）是非强制性的。数词在句法上独具特点：数词 ’ahād ‘一’为形容词；数词 3—10, 13—19 在计数对象为阳性时用阴性形式，计数对象为阴性时用阳性形式；100 以上的数词属名词词性，做计数对象的定语。顺序数词的构成和以 -ī 为后缀的关系形容词相同。

古犹太语的词汇系统以闪米特语固有词为主，但也可见到源自阿拉米语、埃及语、阿卡德语的借词，后期还借入伊朗语、希腊语、印度语词。

Троицкий И. Г., Грамматика еврейского языка, 2 изд., СПб, 1908.

Дьяконов И. М., Языки древней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67.

Gesenius W., Hebräische Grammatik, 28 Aufl., Lpz., 1909.

то же, bearb. und verfasst von G. Bergsträsser, Bd 1—2, 29 Aufl., Lpz., 1918—1929.

Bauer H., Leander P.,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 des Alten Testamentes, Bd 1, Lfg. 1—3, Halle, 1918—1922.

Segal M. H., A grammar of Mishnaic Hebrew, Oxf., 1927.

Beer G., Meyer R., Hebräische Grammatik, Bd 1—2, 2 Aufl., B., 1952—1955.

Brockelmann C., Hebräische Syntax, Neukirchen, 1956.

Ben Jehūdihā E., Thesaurus totius hebraeitis, v. 1—17, Jerusalem—B., 1908—1940.

Gesenius W., Buhl F., Hebräisches und aramäisches Handwörterbuch über das Alte Testament, 17 Aufl., [B., 1933].

Köhler L., Baumgartner W.,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menti libros, Leiden, 1953; Suppl., Leiden, 1958.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蒙古诸语言（Монголь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Г. Д. 桑热耶夫（Г. Д. Санжеев）；译者：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蒙古各民族使用的一组语言，使用人口总数 650 万。将该组语言纳入**阿尔泰诸语言**的问题仍处在假设层面。蒙古诸语言是曾经统一的蒙古语不同方言（16—17 世纪前）发展的结果，分为基本蒙古语言（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边缘蒙古语言——莫戈勒语（阿富汗）、达斡尔语（中国东北）、蒙古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中国甘肃和青海省）。基本蒙古语言 13 世纪—20 世纪初（卡尔梅克语至 17 世纪中叶）使

用的是统一的老文字蒙古语，内蒙古（中国）至今还在继续使用。边缘蒙古语言则经受了各种伊朗地方话、藏语和汉语的极大影响。

基本蒙古语言音位方面存在元音和谐现象，语法结构上属后缀黏着型，综合型。现代诸蒙古语言中的元音音位都是4个古后元音音位(a, o, y, ы)和4个古前元音音位[э, е, ү(ü), и]的各种不同反映，根据音位的音量属性可以区分为短元音、长元音和二合元音音位（卡尔梅克语里没有）。辅音音位起源于古辅音音位 б, м, н, т, д, ч, дж, с, л, р, к, г（和 к 一样，有后舌和腭化音位变体），н，以及(?) п, w，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若干变异。基本蒙古语言之间在语音方面的实质区别是，内蒙古各方言中没有其他蒙古语言和方言中存在的擦音 ц, дз。蒙语具有强辅音送气化和词首强辅音逆异化的特点，这是其他蒙古语言所没有的。卡尔梅克语只在第一个音节有元音音位 o, ɵ, ə，而其他的蒙古语言则有唇音和谐的特点；除此之外，卡尔梅克语中有前低元音音位 ə（类似芬兰语中的 ä）、擦音音位 ɣ（拼写为 h）和塞音音位 ɣ（在其他蒙古语言中，它们是同一辅音音位 ɣ 的不同变体）。布里亚特语中有喉音 h(< c)，没有擦音 ч(> ш), дж(> ж, з)。此外，在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的许多方言中，古舌根音音位变体 к 体现为擦音 x，但却在卡尔梅克语及一些内蒙古方言里保存了下来。所有的蒙古语言自古以来都有以下特点：词首不出现辅音 p, л（只有少数例外），元音前不出现 н；音节末尾的浊辅音清化（与俄语大致一样）；如果末尾的元音没有脱落的话，音节末尾不会出现强辅音、擦音 дж（布里亚特语中是 ж）、дз（在喀尔喀蒙古语中，但在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中为 з）、ч（ш）和 ц（在喀尔喀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语中，但在布里亚特语中是 c）；仅在音节交接处有辅音丛。以上所述规范的例外只在借词中才可能出现。基本蒙古语言中的辅音（不是所有的辅音，也不是任何时候）可以是腭化和非腭化音位。

基本蒙古语言在语法上都十分相近。这些语言传统上的词类划分和欧洲语言是一致的。但是一些蒙古学家在名词范畴中划分出事物名词和性质名词，事物名词处于非限定地位时对应于俄语名词，而处于限定地位时则对应于俄语形容词（蒙古语中 темер бий ‘有铁’，但 темер зам ‘铁路’）；性质名词则对应于俄语的名词、性质形容词和行为方式副词（морины хурдан нь ‘马的快速行走’，хурдан морь ‘快速行走的马’，хурдан явна ‘快速地走’）。

任何一个词都由词根、构词后缀和词变后缀构成。词根可以是死词根（如单词 цагаан ‘白的’，цасан ‘雪’，цайх ‘变白’、‘变亮’中的 ца- < *ча-），也可以是活词根（如 гэр ‘帐篷’，гар ‘你出去！’）。活词根是构词和词变的基础，死词根可作为初始语法词干接受相应的构词后缀。由初始词干可以次第叠加后缀派生二级词干、三级词干等：ажил ‘工作（名词）’，ажилчин ‘工人’，ажилла- ‘工作（动词）’，ажиллагаа ‘活动’；ял- ‘获胜’，ялалт ‘胜利’，ялагд- ‘成为被战胜者’，ялагдал ‘失败’。

名词词干是主格的形式（人称代词词干例外），后面可以加上表示复数、其他格和物主（人称、无人称、反身）的后缀，如 ном ‘书（单数）’、номууд ‘书（复数）’、номуудаар ‘书（复数工具格）’、номуудаараа ‘自己的书（复数反身工具格）’、номуудаар чинь ‘你的书（复数人称工具格）’，表物主的后缀放在格后缀之后。蒙古语中有7个格（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鄂尔多斯方言中的共同格为第7格）：主格、属格、宾格、给在格、由从格和工具格。旧蒙文蒙古语中还有以 -a/-ə 为标记的在格（只在辅音结尾的名词中出现）。

动词词干是单数第一人称命令式的形式，由动词词干构成其他所有的动词形式：有8种命令—愿望式，均不能在疑问句中使用，但可以与其固有的否定—禁止语气词 битгий 和 бу（卡尔梅克语中是 бичэ）‘不，不要’连用；4种陈述式；5种形动词和12种副动词（3种伴随意义和9种疏状意义）。动词词形系统中有5种态（主动、祈使、被动、共动和互动），这些态的后缀置于初始词干主动态形式与动词任一变位形式或任一构词后缀之间。蒙古诸语言中有从古代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表示排除式（эксклюзив, exclusive）的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

句法特点是 SOV 或者 OSV 词序，主语和定语分别位于谓语和被限定语之前。在有数量定语时，被限定语仍更经常使用单数形式。句子的同等成分中只最后一个成分有相应的词形变化（所谓的词组变位）。定语与被限定语在数和格形式上不保持一致关系。13 世纪初开始有了蒙古文字。20 世纪 20—40 年代基本蒙古诸语言改用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的新字母系统。

关于蒙古诸语言的研究参见**蒙古学**。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халха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Л., 1929.

Санжеев Г. 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т. 1, М., 1953.

Его ж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Глагол, М., 1964.

Тодаева Б. Х.,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языки и диалекты Китая, М., 1960.

Бертагаев Т. А., Лекс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М., 1974.

Poppe N.,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 195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蒙古语（Монго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З. В. 舍韦尔尼娜（З. В. Шевернина）；译者：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蒙古诸语言之一，蒙古国的官方语言（始于 1921 年），系在喀尔喀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还作为族内交往语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和其他一些省份。使用人口 480 万。蒙古语在古蒙古语的某一方言基础上形成于 14—16 世纪。蒙古语各方言间的主要区别在塞擦音 дж, дз, ц, ч 的使用上；分为啞音—唏音诸方言（蒙古国境内的喀尔喀方言，中国境内的锡林郭勒盟方言、青海方言）和唏音诸方言（中国境内的察哈尔方言、喀喇沁方言、鄂尔多斯方言）。啞音—唏音诸方言语音成分中有啞辅音和唏辅音，唏音方言中没有塞擦音 дз, ц.

蒙古语和其他蒙古语言的主要区别是没有述谓人称助词。蒙古人的书面标准语为旧蒙文蒙古语（参见**蒙古文字**）；内蒙古一直使用该种文字。蒙古国从 1945 年起使用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并补充了 ө, ү 两个字母的新文字。

Тодаева Б. Х.,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Фонет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М., 1951.

Санжеев Г. 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язык, М., 1959.

Орчин ц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 зү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6.

Лувсанвандан Ш., Орчин ц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бүтэц, ч. 1—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7—1968.

Чингэлтэй,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Хухе-Хото, 1980 (на с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м алфавите).

Poppe N., Khalkha-mongol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51.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3, Каз., 1844—1849.

Голстунский К. Ф.,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3, СПб, 1893—1895.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А. Лувсандэндэва, М., 1957.

Цэвэл Я.,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товч тайлбар толь,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6.

Дамдинсүрэн Ц., Лувсандэндэв А., Орос-монгол толь,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2.

Mongol-English dictionary, ed. F. Lessing, Berk. — Los Ang., 196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土耳其语（Турецкий язык）

[作者：И. В. 科尔穆申（И. В. Кормушин）；译者：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分布于土耳其以及罗马尼亚、原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岛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人口总数 4500 万，其中土耳其 4220 万，原苏联 7.85 万，系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和希腊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土耳其的东部地带，尤其是安纳托利亚东北地带的方言与阿塞拜疆语有相似的特点。安纳托利亚其余部分和东色雷斯的各种地方话，以及其他国家的土耳其方言之间差异不大。

土耳其语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有：词首的 j- 和词间的 -j- 与其他突厥语的 ğ-/ç-/d'- 和 -d-/z-/r- 对应；词首有清、浊音 p/b, t/d, k/g 的区别；许多词塞音 b 位置上的唇擦音 v 和动词 ol- ‘是，成为’ 连用可替代共同突厥语的 bol-。形态上的特点有：以 -miş... 为标记的形动词在功能上相当于克普恰克语及其他一些突厥语中以 -gan... 为标记的形动词；有以 -dik... 结尾的古动作名词，以 -yor 结尾的即时现在时等。

随着中世纪标准语，亦即含有大量阿拉伯—波斯语成分的古土耳其语，或称古奥斯曼语在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之后与大众口语日益接近，现代形式的土耳其标准语于 19 世纪中期起逐渐形成。用阿拉伯文字形式（参见**阿拉伯文字**）撰写的自 13 世纪的古土耳其语文献保存下来，它们最初曾明显受到东突厥喀喇汗—回鹘标准语的影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现代文字始于 1928 年。

Гордлевский В. А.,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урец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28.

Дмитриев Н. К., Строй турецкого языка, Л., 1939.

Его же, Турецкий язык, М., 1960.

Кононов А. Н.,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урец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Л., 1956.

Его же,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урецкого языка, Л., 1976.

Гузев В. Г., Староосма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9.

Deny J., Grammaire de la langue turque (dialecte osmanli), P., 1921.

Caferoğlu A., Türk dili tarihi notları, cilt 1—2, İst., 1943—1947.

Emre A. C., Türk dilbilgisi, İst., 1945.

Dilaçar A., Türk diline genel bir bakış, Ankara, 1964.

Ergin M., Türk dil bilgisi, 4 baskı, İst., 1972.

Banguoğlu T., Türkçenin grameri, İst., 1974.

Турец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 Д. А. Магазаник, под ред. В. А. Гордлевского, 2 изд., М., 1945.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72.

Турец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77.

Türkçe sözlük, hazırlanan M. A. Ağakay, 6 baskı, Ankara, 1974.

Yeni yazım kılavuzu, 9 baskı, Ankara, 1977.

Yeni tarama sözlüğü, Ankara, 198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乌拉尔诸语言（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Б. А. 谢列布连尼科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译者：**惠秀梅，黑龙江大学**]

一个在发生学上有联系的庞大语言联合体，包括两个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参见**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旧称萨莫耶德）语系（参见**萨莫迪诸语言**，一些学者视其为乌拉尔诸语言发生学共同体中的一个语族）。在语言学文献中，“乌拉尔诸语言”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E. N. 塞泰莱在《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1915）一文中证明，曾经被认为是非亲属语言的芬兰—乌戈尔语和萨莫迪语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人们还发现，两者的词根、语法构形成分系统、音素的规律性对应成分具有相似性。于是，人们曾得出结论：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起源于同一祖语，或

可称作乌拉尔基础语。然而，“乌拉尔诸语言”这一新名称的出现实际上并没有使对芬兰—乌戈尔诸语言进行各自单独研究和描写的可能性丧失，“芬兰—乌戈尔学”作为研究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语言学部门名称，依然继续与内涵更广的术语“乌拉尔学”并存。

乌拉尔诸语言从北到南分布区域相当广阔：从挪威北部到泰梅尔半岛，南抵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莫尔多瓦共和国北部疆域。芬兰—乌戈尔各民族的一些零星居住点还分布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地名和水体名称表明，芬兰—乌戈尔和萨莫迪各民族过去居住的地域更加宽广。卡累利阿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以东地区，科米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地区，对维普斯人过去在梅津河流域的居住遗迹已研究得非常清楚。莫尔多瓦人从前生活于现在的高尔基州、梁赞州和奔萨州的大片区域，曼西人（沃古尔人）的祖先曾居住于伯朝拉河流域以及维切格达河地区。萨莫迪诸民族曾在萨彦岭居住。

乌拉尔各民族的发祥地在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公元前第五千年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乌拉尔人的发祥地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位于鄂毕河下游与乌拉尔山脉之间。那时这一地域的特点是气候条件适宜。乌拉尔语言共同体解体之后，芬兰—乌戈尔一支向西迁移，约公元前第三千年时，该支的分布区域为伯朝拉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以西地区。根据 P. 哈伊杜的观点，芬兰—乌戈尔人的发源地位于乌拉尔人发源地的南部和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关于现有古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共同体的分类问题存在许多争议，例如，认为存在芬兰—彼尔姆诸语言（参见**芬兰—彼尔姆诸语言**）共同体的推测是错误的，对古代曾存在芬兰—伏尔加语言共同体（参见**芬兰—伏尔加诸语言**）假设的证明也尚不充分。

现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明确了下列语族：1）波罗的一芬兰语族——芬兰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维普斯语，它们构成北部语支；爱沙尼亚语、沃德语、利夫语，它们构成南部语支；2）伏尔加语族——马里语（包括草地、东部、西北部和山区等地域方言）和莫尔多瓦诸语言（埃尔齐亚语、莫克沙语）；3）彼尔姆语族——乌德穆尔特语、科米—济梁语、科米—彼尔米亚克语（或译科米—彼尔姆语）；4）乌戈尔语族——汉提语、曼西语以及匈牙利语；5）萨阿米语族——萨阿米语，分为两种地域方言（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

有些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认为现今已经消亡的梅里亚语、穆罗姆语和梅谢拉语也属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

萨莫迪诸语言传统上区分为两个语族或语支：北部语族或语支——涅涅茨语、恩加纳桑语、埃涅茨语；南部语族或语支——塞尔库普语、卡马辛语（不久前消亡）。有些研究者认为，南部语族的各个语言都是乌拉尔诸语言的独立语族。卡马辛语是目前已消亡的萨彦—萨莫迪次语支的语言之一，后者还包括科伊巴尔语、马托里语（莫托尔语）、索约特语、泰加语。关于这些语言和民族的存在，人们是从 18 世纪、部分从 19 世纪的记事文献中获知的。萨彦—萨莫迪诸语言之所以消亡，是由于它们的使用者改用各种突厥语言或俄语的缘故。

在类型学方面，乌拉尔诸语言之间极不相同，以至于难以提出某种统一的乌拉尔语言类型。乌拉尔原始语在这方面或有比较相同的特点。乌拉尔诸语言分散在辽阔的地域，互相长期隔离，加之受到其他各民族语言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它们在不同语言层面上产生巨大类型学差异的原因。彼尔姆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莫尔多瓦诸语言和马里诸语言属黏着语，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则具有明显的屈折成分。

辅音音位的数量在标准彼尔姆诸语言中达到 26 个，而在芬兰语中仅有 13 个。芬兰语的辅音音位数量因各种原因较之乌拉尔原始语减少许多。乌拉尔诸语言的重音性质各有特点。一些语言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中）；另一些语言的重音位置不固定（例如马里语草地方言、涅涅茨语、科米—彼尔米亚克语（科米—彼尔姆语）；在乌德穆尔特语中，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重音都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有些乌拉尔语保

留着元音和谐（如芬兰语；在彼尔姆诸语言、马里语草地方言中，元音和谐完全消失）。

匈牙利语有 20 多个格，而汉提语的鄂毕河中游地域方言则仅有 3 个。在许多乌拉尔语中，否定是由否定动词的形式来表达的，但在爱沙尼亚语、乌戈尔语中，这一现象消失了。除了拥有三元的过去时系统（简单过去时、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的语言外，还可见到只有一种过去时的语言和方言。甚至类型学上相同的特征常常也可能有不同的起源，如萨莫迪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莫尔多瓦诸语言中的客体变位形式。

乌拉尔诸语言句法领域的差异十分明显。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萨阿米语和莫尔多瓦诸语言的句法和印欧诸语言相似，而萨莫迪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的句法（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乌德穆尔特语和马里语）则可称之为突厥—蒙古语类型的句法。

有些乌拉尔语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些民族语言在它们的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多多少少也对它们的语法结构造成了影响。

乌拉尔诸语言没有古文字遗存。学术界拥有个别一些语言的时间相对晚期的文字遗存。匈牙利语最早的一份古文献约产生于公元 1200 年，诺夫哥罗德出土的桦树皮文献用卡累利阿语书写有两段简短文字，产生时间确定为 13 世纪初，首批古科米语文字遗存书写于 14 世纪，最古老的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文献可追溯至 16 世纪，其他芬兰—乌戈尔民族的书面文献产生于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现代乌拉尔各民族的文字发展状况很不均衡。具有悠久文字传统的语言（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语言文字发展程度较差的语言（涅涅茨语、汉提语、曼西语），没有文字或正在制订文字的语言（沃德语、维普斯语等）并存。有关乌拉尔诸语言的研究可参见**芬兰—乌戈尔诸语言**。

Основы финно-угор. яз-знания, т. 1—3, М., 1974 —1976.

Хайду П., 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и народы, сер. с венг., М., 1985.

Collinder B., Survey of the Uralic languages, 2 ed., Stockh., 1957.

Hajdú P., Finnugor nyelv és nyelvek, Bdpst, 1962.

Его же, Bevezet és az ur ái nyelvtudományba, Bdpst, 1966.

Décsy G., Einführung in die finnisch-ug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Wiesbaden, 196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Финно-угор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Б. А. 谢列布连尼科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译者：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是谱系关系更广的被称为**乌拉尔诸语言**联合体中的一个语系。在证实萨莫迪（旧称萨莫耶德）诸语言和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具有发生学亲缘关系之前，芬兰—乌戈尔语系曾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虽然某些学者认为，个别一些具有系统性质的相似特征可以说明存在着将乌拉尔诸语言（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印欧诸语言、阿尔泰诸语言、达罗毗荼诸语言、尤卡吉尔语等从发生学角度联系起来的诺斯特拉原始语（参见**诺斯特拉诸语言**），但是确定芬兰—乌戈尔诸语言与其他语言，比如尤卡吉尔语、达罗毗荼诸语言、印欧诸语言等存在发生学亲缘关系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分布区域的东部边界为鄂毕河流域，北、西和南部边界分别为挪威北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北部。地名和水体名称证明，过去有些芬兰—乌戈尔民族分布的范围更加广阔：卡累利阿人的生活区域一直延伸至北德维纳河，一些科米人居住点也曾分布到那里；地名录显示，高尔基州、奔萨州以及梁赞州都有莫尔多瓦人的居住痕迹；鄂毕—乌戈尔民族以及萨阿米人生活的地域则更广。

Е. N. 塞泰莱、J. 辛涅伊、Ö. 贝凯、D. R. 福科什—富克斯、M. 日劳伊、W. 施泰尼茨、L. 凯图宁、B. 科林德、E. 伊特科宁、Д. В. 布勃里赫、B. И. 雷特金等学者的研究确定了芬兰—乌戈尔原始语的语音、语法结构的基本轮廓。属于词首音节的元音音位有：腭元音（前

元音) a, e, ü, i, 软腭元音(后元音) a, o, u, 可能还存在软腭元音 ɤ。以上列举的中元音和高元音中还有长元音 ē, ī, ō, ū (或还有 ɤ)。词首音节之外只能有短元音: 3 个非唇化元音: α, ā, e (可能还有 ɤ)。存在元音和谐(参见元音和谐)。辅音音位系统有: č, č' (č), δ, δ', j, k, l, l', m, ŋ, n, ŋ, p, r, s, ś, š, t, w。词首未见有浊辅音以及 δ 和 ŋ。芬兰—乌戈尔语中存在两种关于初始元音系统组成的理论。施泰尼茨认为, 元音分为两组: 全元音 a, ɔ (开元音 ɔ), o, u, i, ä, e, i; 弱化元音 ǒ, ǔ, ǖ, 或还存在 ä。芬兰学派的学者(伊特科宁)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芬兰—乌戈尔原始语的元音音位分为长元音音位和短元音音位。按照他们的观点, 原始芬兰—乌戈尔语的元音音位系统与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元音音位系统一致。

初始格系统中包括主格(没有特别的词尾)、属格(-n)、宾格(-m)、处所格(-na, -nä)、离格(-ta, -tä)、方向格 I (-k)、方向格 II (-ñ)。尚无资料证实抽象复数有统一的词尾, 可能最初只是存在集合复数的各种不同类型, 还存在双数形式。形成了足够清晰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系统。存在发达的物主后缀系统。动词有 3 个时间——现在时和两个过去时(分别以 -j, -s 结尾)。将来时没有特别的形式。除命令式外还存在一种意义同“愿望式”相近的语法式(标志为 -ne)。曾有发达的表示多次行为和一次瞬时行为的后缀系统。使役动词还可能有专门的标记。

古芬兰—乌戈尔语的句法属于突厥语句法类型——没有从句, 但副动词和形动词结构丰富, 还存在所谓的绝对副动词短语。

谱系上现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分为 5 个语族(或称语支): 1) 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语族(芬兰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维普斯语、沃德语、爱沙尼亚语和利夫语); 2) 伏尔加语族(莫尔多瓦诸语言——埃尔齐亚语和莫克沙语以及马里语); 3) 彼尔姆语族(科米—齐梁语、科米—彼尔米亚克语、乌德穆尔特语); 4) 乌戈尔语族(汉提语、曼西语和匈牙利语); 5) 萨阿米语。某些语族的内部还可划分出语支。比如, 汉提语和曼西语(沃古尔语)都属于鄂毕—乌戈尔语支(参见鄂毕—乌戈尔诸语言)。有些芬兰—乌戈尔语, 如梅里亚语、穆罗姆语、麦谢拉语、尤戈尔和佩乔拉语都已不存在了。俄罗斯国外的芬兰—乌戈尔学者们的著作中存在与上述分类不同的情况: 科米—彼尔米亚克语、埃尔齐亚语、莫克沙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被看作方言。

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之间相近的程度不尽相同。萨阿米语及该语的诸多方言更接近于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 虽然它并不属于这一语族。伏尔加语族中各语言间的差别相当大。匈牙利语和与它有亲属关系的鄂毕—乌戈尔诸语言间的差别也很大。说乌德穆尔特语和说科米语的人相互之间无法理解。汉提语的某些方言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方言, 不如说是亲属语言。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呈现了很多能够证明其同源的特点: 共同的一些词层, 词变和构词的词缀成分具有物质上的亲缘关系, 存在物主后缀, 表达多次或一次瞬时实施行为的后缀数量很大等等。但与此同时, 有些现代芬兰—乌戈尔语又有极大的独特性。特点鲜明的黏着语(彼尔姆诸语言、莫尔多瓦诸语言、马里语)和屈折成分非常发达的语言并存, 特别是萨阿米语及一定程度上的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重音可以见到各种不同的类型: 落在不同音节、词首音节、词末音节以及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有一些语言元音和二合元音丰富, 比如芬兰语; 另一些语言辅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但二合元音很少, 比如彼尔姆诸语言。格的数量不等, 从 3 个(汉提语)到 20 个, 甚至更多(匈牙利语)。过去时系统类型学上各不相同。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的过去时系统与拉脱维亚语同属一类(有些学者不恰当地认为同日耳曼诸语言的过去时系统属于同一类型), 而马里语和彼尔姆诸语言的过去时系统却同鞑靼语和楚瓦什语相似。式范畴系统在莫尔多瓦诸语言中发展得很充分、复杂, 而在其他语言中只主要体现在条件式上。动词的否定在一些芬兰—乌戈尔语中, 须使用专门的否定动词的语法形式表达, 但也有一些语言, 动词的否定通过否定语气词表达(乌戈尔语诸语言、爱沙尼亚语)。

句法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萨阿米语、匈牙利语、莫尔多瓦语和科米—齐梁语深受印欧语言（瑞典语、德语和俄语）的影响，尤其是在主从复句从句的构建方式上；而鄂毕—乌戈尔诸语言仍保留着一些古旧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们的句法在类型学上接近于突厥诸语言，乌德穆尔特语和马里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个别芬兰—乌戈尔语之间的许多显著差异是由于新的语言现象造成的，比如匈牙利语的多格现象（芬兰—乌戈尔基础语中格的数量并没这么多）、芬兰语的辅音数量少（语言史显示，辅音系统曾经丰富得多）。有些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比如，由于和俄语接触的缘故，卡累利阿语和维普斯语很少使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乌德穆尔特语和马里语的一些语法特点则可以楚瓦什语和鞑靼语的影响来解释。在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词汇中也能明显地观察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彼尔姆诸语言、马里语和莫尔多瓦诸语言的词汇组成中有许多借自俄语的词。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中可以发现各种西欧语言的影响，而伏尔加河流域的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则深受突厥诸语言的影响。同时还发现有源自古伊朗诸语言、古日耳曼诸语言以及波罗的诸语言的借词。

许多芬兰—乌戈尔语都有文字。匈牙利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有着数百年的文字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标准语。莫尔多瓦人、科米人、乌德穆尔特人和科米—彼尔米亚克人也都有自己的标准语。很多早前没有文字的语言都在创建文字。卡累利阿人使用芬兰语作为标准语。有关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研究参见**芬兰—乌戈尔学**。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3, М., 1966.

Основы финно-угор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1—3, М., 1974—1976.

Хайду П., 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и народы, пер. с венг., М., 1985.

Collinder B.,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Uralic languages, Stockh., 1960.

Haidú P., Finnugor n ő k ő nyelvek, Budapest, 1962.

Décsy Gy., Einführung in die finnisch-ug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Wiesbaden, 196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乌戈尔诸语言（Угор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K. E. 迈京斯卡娅（K. E. Майтинская）；译者：杨杰，厦门大学〕

乌戈尔诸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一个语族。从谱系来看，乌戈尔诸语言源于乌戈尔基础语，后者因芬兰—乌戈尔原始语于公元前第三千年末解体为芬兰—彼尔姆和乌戈尔两个语支而形成。乌戈尔诸语言有两个分支：1）匈牙利语；2）鄂毕—乌戈尔诸语言（汉提语和曼西语）。

由于乌戈尔诸语言发生分化还是在公元前，当时匈牙利人正逐渐向西部迁徙并于公元9世纪末在欧洲中部定居下来，而汉提人和曼西人生活在西伯利亚西北部的鄂毕河及其支流地区，现今乌戈尔诸民族及其语言是相互隔绝的。使用乌戈尔诸语言的人口1500万，其中鄂毕乌戈尔人有1.32万（据2010年普查）。

尽管匈牙利语和鄂毕—乌戈尔诸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乌戈尔诸语言仍体现出一些仅自身拥有的、可追溯到古乌戈尔语言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存在后舌圆唇低位元音 ä 以及 *š 与 *s 的混合辅音；辅音 *š 的去硬腭化。乌戈尔诸语保留了从芬兰—乌戈尔原始语传承下来的黏着类型，但同时也具有了某些屈折性特征。乌戈尔语失去了原始芬兰—乌戈尔语中的离格词素 $\text{*ta}/\text{*t-ä}$ ，代之以现代乌戈尔语言中作为复合词尾成分使用的词素 *L （匈牙利语 $\text{-töl}/\text{-töl}$ 、曼西语 -nəl ‘离开，来自’）；出现以 *n- 起始的一系列格形式后缀（匈牙利语方言中的处所格后缀 $\text{-nott}/\text{-nött}$ ，鄂毕—乌戈尔诸语言的随同格后缀 $\text{-nät}/\text{-nat}$ ）和由成素 -t 、 -L 构成的“取夺”义复合构词后缀（匈牙利语 $\text{-talan}/\text{-telen}$ 曼西语 -täl ）。乌戈尔原始语中动词前缀的发展已初见端倪。现代乌戈尔诸语言的动词以有客体变位为特点。除从芬兰—乌戈尔语言共同体以及乌拉尔语言共同体传承下来的词汇外，乌戈尔诸语言还有160多个词源于乌戈

尔基础语，例如其中与养马行业相关的词，它们可以让我们得出古代乌戈尔人役使家畜的结论。

匈牙利语文字是在拉丁语文字形式基础上形成的（书面古文献始于 12 世纪），汉提语和曼西语文字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形成（书面古文献始于 19 世纪）。有关乌戈尔诸语言的研究可参见**芬兰—乌戈尔学**。

Honti L.,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Ugric languages, в кн.: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 29, Bdpst, 1979.

см. также лит. при ст. 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匈牙利语（Венгерский язык）

[作者：K. E. 迈京斯卡娅（K. E. Майтинская）；译者：吴丽坤，黑龙江大学]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之一（乌戈尔语族），主要通行于匈牙利和与其相邻的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原苏联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 1440 万，其中匈牙利境内 1060 万。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有 8 种方言，彼此之间差别不大。

匈牙利语的语音特点是：元音和辅音的长/短对立，存在后元音/前元音对立、唇化元音/非唇化元音对立的二类元音和谐，词首不出现辅音音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形态学上匈牙利语属于黏着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是没有性范畴，格的数量庞大（超过 20 个），用人称领属变格形式表达名词的领属关系；动词有 3 种时间形式和 3 种式形式、客体和非客体 2 种变位形式序列。虚词包括后置词（通常不发生支配关系）、冠词、连词和语气词。构词广泛使用后缀法和复合法。句中定语位于被限定语前，并且不与后者保持一致关系。

标准语于 16 世纪开始形成，自 18 世纪末非常迅猛地发展。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连贯语篇为内容的最早古文献是《祭辞》（约产生于 1200 年）。

Майтинская К.Е., Венг. язык, ч. 1—3, М., 1955—1960.

A mal magyar nyelv rendszere, köt. 1—2. Bdpst, 1961—1962.

Tompa J., Ungarische Grammatik. The Hague-P., 1968.

The Hungarian language. Bdpst, 1972.

A magyar nyelv értelmező szótara, köt. 1—7, Bdps. 1959—196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